



10793

送杜立夫歸西蜀叙

高唐李氏世譜序

田氏先友翰墨序

李景山詩集序

送李擴序

志部

才大夫使海東詩序

八茂

送朱仁卿赴安慶教序

張師道文集序

安敬仲文集序

送魯遠序

送編修王在中奉祠西岳序

送達溥化兼善赴南臺御久詩序

以高風圖序



天妃兩使者亭

宣城貢先生慶八十詩序

送甘以禮詩序

魏氏請建鶴山書院序

本德齋宋別進士周東揚赴零陵縣丞詩序

送李仲淵雲南廉訪使序

雲南志序

女教序

詩序

二

子林序

竹管前西碧之石詩序

送趙茂元歸鄉序

祭扁序

記

西山書院記

鶴山書院記

白鹿洞書院新田記

張愨亭記

尊經閣記

王允生祠堂記

沛縣尉李君美政記

小孤山新脩一柱峯記

天爵堂記

新昌州重脩儒學宣聖廟記

松友記

藍山書院記

舒城縣興

堂記

道園集

表序

滕州學田

京畿都

以善政記

滕州性善書院學田記

可庭記

悠然亭記

琅然亭記

悅生堂記

思蘭亭記

慈州利天門書院記

順德路魏文貞公宋文貞公祠堂記

平江路重建虹橋記

息學齋記

書隱堂記

說

尚志齋說

頌

皇太子及寶璽頌

郊祀慶成

道園志

裘

鐘

劉氏求元齋銘

桃硯銘爲陸友仁作

益齋銘

中齋銘

爲潛憲臣作韓氏陶研銘

幹克莊硯銘

潭心銘

永思堂銘

贊

臨川吳先生畫像贊

自贊

魯子暈僉院畫像贊

燕君真像贊

西夏相幹公畫像贊

天根子贊

蒙駝圖贊

大象圖贊

道園集

裴增言

五

奎章閣大學士允祿大夫恕公畫像贊

謝靈運小像贊

道園目錄終

送杜立夫歸西蜀序

天曆建元詔書播告中外天下翕然同心達順蜀帥
以世臣宿將乃執狂悖阻險爲累潼川杜巖一布
衣遠方書生能言國家統緒之正天命人心之歸在
我今上皇帝明詔忠厚之至也省臣奈何迷不知復
陷吾蜀以不義之名而致殺毒於無辜者哉遂被重
罪其得不死者特幸免而已蜀事定省起杜生爲掾
行御史臺與蜀憲文章論杜生事宜見表異憲臺膽
狀朝廷未報也杜生以掾進奏京師事已即西還人

道園集

序表通刻

一

或謂生少留朝議必有處忠義先見之士者生曰吾
以使事來當歸報耳不知其他也嗚呼君子之所爲
惟其義之當而已矣當慷慨論逆順去就時惟知義
之所在當如是耳初豈有假此望榮進之意哉不然
非有肉食之奉職事之繫也而甘以七尺之身自試
於必死不測之危禍哉今日之事御史言之朝廷知
之天下壯之學士大夫趨之爲杜生者可無憾也忠
義不見用自係朝廷弗係杜生矣僕執筆太史若生
之事敢軼而勿書乎非特爲鄉里之有生也

高唐李氏世譜序

高唐李氏譜一篇李處恭所自撰也維音黃帝之子
孫分國受姓尊宗別庶歷堯舜三代數千年見諸傳
記叙次可睹而漢隋唐之際各家巨族莫不有述蓋
古人之重譜牒如此嗚呼由厥初生民而至於化育
繁殖無窮矣然傳緒由世德故多不齊或隱或著或
微或盛或久或近或廢或興時世推遷泯然中絕者
何可勝數而猶于其中形婉氣禪綿綿延延幾千百
傳至于今日而得君皆殆非偶然之致或者昧於世
德莫究所自始豈皆忽焉墜之亂離相仍不幸散軼
而氏族所因起固多不可強推者唐人實尚氏族而

道園集

序表坤

一

李氏之譜曰李氏嬴姓自咎繇世官大理爲理氏由
利貞食李逃生爲李氏蓋難徵矣且唐有天下之日
隣西之外別族尙多其以功賜國氏者又多至數十
族分合之由久而淆混雖有博識精別之士亦將若
之何哉故嘗感嘆而爲之言曰夫人之生體性一

本也形氣一初也而何別異之有然子孫之于祖考
雖若邈焉冥漠而精神貫通魂氣之復盼蠻之交感

無間焉可証也是故前乎今而億萬年不可知矣
後乎今而億萬世亦不可知矣不可知則亦未之知
已而孝子曾孫之處乎其間者必有事焉則不可以
不知也夫然則今之君子感傳緒之在茲迎世德之
不易蓋亦求知於孝子曾孫之所當知者乎如此可
謂知所重矣

世間集

序表增刻



三

子而孝子曾孫之處乎其間者必有事焉則不可以
不知也夫然則今之君子感傳緒之在茲迎世德之
不易蓋亦求知於孝子曾孫之所當知者乎如此可
謂知所重矣

女真入中州是爲金國凡百年國朝發迹大漠取之
士大夫死以十百數自古亡國慷慨殺身之士未有
若此其多者也於戲中州禮樂文獻所在俠節死誼
固出于性情也哉彼其人固知天命所在寧輕一死
而不顧吾知其感於中者深矣及予來中州追其哀
憤之遺意將序次其事以待來世已七八十年故老
莫有存者簡冊無所于徵未嘗不爲之流涕而太息
慨間從將相故家竊問世祖皇帝初時事云當時豪
傑不死者莫不起爲世祖用不起者竟老死然其才
皆足以用於世嗚呼此其不輕於一死者固亦非淺
丈夫也蓋以是知世祖之聖神無敵于天下矣大德
七年夏兵部員外郎彰德田君師孟緝其先友手翰
爲一卷使予爲之序余讀其辭而悲之蓋其憤鬱哀
壯稱余所謂豪傑者多在是

古之人以其涵煦和順之積而發于詠歌故其聲氣
明暢而溫柔淵靜而光澤至於世故不齊有放臣出
子斥鵠囚奴之楚其情於辭者蓋其變也所遇之不
幸者也而後之論者乃以爲和平之辭難美憂憤之
言易工是直以其感之速而激之深者爲言耳盍亦
觀于水乎安流無波演迤萬里其深長豈易窮也若
夫風濤驚奔瀧石險壯是特其遇物之極於變者而
曰水之奇觀必在於於是豈觀水之術也哉予讀景山
迪園集

序表增刻

五

之詩而有感于此矣景山早歲即起家掌故樞府不
數年遂長其幙方驟用而遽坐廢益五年而後宣慰
雲南三年而報使移病歸鄉里者又二年矣二十年
間爲詩凡數百篇而雲南諸作尤爲世所傳誦豈非
感激于其變者然哉然予觀其樞府所賦乃多在于
西山玉泉之間其雲南之詩至且叙曰其辭或傳幸
得托于中州人士之末雖能悲吟動人察其意則能
深省順處無怨尤忿厲之氣其居鄉諸作攷曠平易
及若初未始更憂樂之變者予嘗歷攷其所遇而察

其所立言有以見其所存者庶幾不繆于古之人矣
而徒以雲南之作知景山者特未盡窺景山者也是景
山於書無不讀而酷好老子于古之人無不學而獨
慕樂天然則其能廓然以自廣脫然以自處者殆有
由來也景山年未甚高而道學方力後此而有作予
將不足以窺之也夫景山姓李氏名牙河間人

東園集

亭表增刻

六



景山天賦此景道法以自證其樂以自證其德
山其情態亦能而然也予于古之人無不學而
而於其書法之妙亦能而然也予于古之人無不學而

國家之置肇自許文正文正以薦實之資得朱子
數書於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
世祖皇帝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世祖皇帝
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
以爲學成于下而後進于上或疏遠未即自達莫若
先取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
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以先之勤之以灑掃應
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游息而養其中授忠孝之
大綱以立其本發禮法之微蘊以通其用于是數十
年彬彬然號稱名卿大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
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書得行于斯世者文正
之功甚大也文正沒國子監始立官府刻印章如典
檢其爲之者大抵踵襲文正之成跡而已然予嘗觀
其遺書文正之于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重
茲爲其門人之得于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

道園集

序表增刻

七

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程子曰聖

賢教人有序非是元教以近者小者而不教之遠
大者也夫天下之理無窮而學文無窮也今日如此
明日又如此止而不進非學也天下之理無由而可
窮也故使文正復生于今日必有以發理義道德之
蘊而大啟夫人心之精微天理之極致未必止如前
日之法也而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詞申義爲玩物
而從事于文章詭辯疑荅問爲獵等而始困其師長
謂無猷無爲爲濫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節
是皆假美言以保護其惡習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內
道園集

廣學

八

以盡晦學者之心思此上頁國家下頁天下之大者
也而謂文正之學果出於此乎近者吳先生之來爲
監官也見聖世休明而人材之多美也慨然思有以
作新其人而學者翕然歸之大小如一于是先生之
爲教也辯博註之得失而達羣經之會同通儒先之
所歸以極先聖之闢奧推鬼神之用以窮物理之變
察夫人之際以知經綸之本禮樂制作之具政刑因
革之文攷據援引博極古今各得其當而非夸多以

才學靈明通變不滯于物而未嘗析事理以爲二使

學者得有所依據以爲日用常行之地得有所標指以爲歸宿造詣之極噫近世以來未能或之先也惜夫在官未久而竟以病歸嗚呼文正與先生學之所至非所敢知所敢言也然而皆聖賢之道則一也時與位不同而立教有先後者勢當然也至若糊之久速及人之淺深致效之遠近小大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僕之爲學官與先生先後而至學者天資通塞不齊聞先生言或答解或不能盡解或暫解而旋失之或解而推去漸遠退而論集于僕僕皆得因其材道園集

序 卷上

九

而達先生歎焉先生雖歸祭酒劉公以端重正大臨其上監丞齊君嚴約以身先之故僕得以致其力焉未幾二公有他陰近臣以先生薦于上而議者曰吳幼清陸氏之學也非未子之學也不合於許氏之學不得爲國子師是將率天下而爲陸子靜矣遂罷其事嗚呼陸子豈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陸異同之所以然直妄言以欺世拒人耳是時僕亦孤立留不可留未數月移病自免去鄧文原善之以司業召至會科

詔行善之請收學法其言曰今皇上責成咸均至切

也而因循度日不惟被庸者無所勸而英俊者罷敗
無以見成效議不合亦投劾去於是紛紛言吳先生
不可鄧司業去而投劾爲矯激而僕之謗尤甚悲哉
歸德李擴學吳先生畧久先生之書皆得援而讀之
先生又嘗使來授古文故于僕尤親近去年以國子
生舉今年有司用科舉法依條試之中選將命以官
間來謁曰比得官猶歲月間且歸故鄉治田畝益得
溫其舊學請一言以自儆會僕將歸江南故略叙所
見以授之使時觀之亦足以有所感而興起矣

道園集

序表增刻

十

高麗於國家有甥舅之好是以王國得建官擬于天
朝他屬國莫之敢也樂明爲憲部蓋祕官之長也攷
諸故實周有大冠魯亦有司寇夫何嫌乎樂明以其
君之命請善鑒于尙方使事之間乃從士君子問文
學以爲樂不亦善乎於其還也歌詩以送之而僕題
其卷首云昔箕子之以洪範告武王也其疇九而政
居其一焉政之爲目八而司寇居其一焉範之所陳
凡開物成務之故天人之際事理之通蓋無不備焉
道園集

序裘增刻

十一

刑也者有國家之所至慎重者也而僅及司寇之名
者豈無說乎吾聞之矣彝倫叙則九疇錫彞倫斃則
天不昇之矣彝倫叙矣則刑復何用哉雖然敝夫有
位則亦有言矣若曰惟辟作福作威玉食凶害隨之刑之
福作威玉食臣而有作福作威玉食凶害隨之刑之
措不措良係于此乎東方之國有箕子之遺教在焉
而樂明又任其司寇之事故予得以爲說而序之

朱子之論傳易者曰邵傳義畫程衍周經蓋欲求平
義文周孔之易舍邵子程子之學則莫之能進矣朱
子著易本義多補塞程子之義又作易學啓蒙原圖
書卦畫而先天之說可得而窺焉然獨恠乎邵子程
子並生一時居甚近也道同出也年又不相遠也而
叔子誼易傳不聞與邵子有所講明而伯子嘗謂邵
子之學爲加倍法後問之則又以爲忘之矣及聞其
講風天小畜與天附地地附天之說乃嘆曰向嘗聞

道園集

序裘增刻

十二

此於茂叔矣噫豈非三君子之易學莫逆于心而無
所問辨故無以傳聞于後世也歟是以朱子有易學
啓蒙之書者蓋言蒙者之始求于易不可不自此而
啓其端也某嘗竊學是書而未之有得及與今國子
祭酒魯公同司業成均爲學者互相發明此書以爲
教數年之後友朋之間亦獨聞魯公以此爲意而歎
其不倦不厭也新安程疇以所著類編相示則蓋取
朱子與門人平日之語有及于此者則彙而附焉予

深嘆其知學于此也夫立言以著書則其辭精而約

昔者周公孔子之爲教蓋莫大於禮焉千數百年以
來其書闕軼多矣漢儒卽所聞而綴輯之因所言傳
不誣也伊洛諸君子因遺言而得其心發其識以廣
其義行焉而安乎其躬道乎而信乎其人學者得以
循兄三代之上豈不盛哉昔橫渠張子與兩程子並
起一時張子能以執禮佐持敬之教可遵而行也世
俗之弊樂放肆而忽檢束之常狃見聞而失性情之

道園集

序表增刻

十四

正迂鄙其行事而莫肯從繁厭其緒言而不知講于
是綱淪而法斁所由來之漸吁可畏哉豫章先生獨
知憂之困進士之設科慨斯經之鮮學其意遠矣先
生之子太古承遺訓于指授又力究之有年儒林望
之爲日久矣薦書來上乃弗偶焉非惟朝之學士欣
大縉紳先生惜之雖主司與借貢之士亦莫不共惜
之也夫學古者言淡而意深固不足以逞夫術嚮之
場多識而博援亦不足以較夫涉獵之次抱器善職

夫何憊哉于是僕與一二同志欲相率而留之太古

日不可如是則有所不愛者矣故作詩以送之其辭
口風從間罌 興花向上陽開白日如逝波遲子殊未
來雨雪載遠道生獻其寶駕之平金車藉以五色
纈意重翻成矢弃捐將奈何先哲猶待賈歸哉聊咏
歌

道園集

卷之八 表增刻

十五



蘇意重離魂 犬戎能報柰何 昔曾帶甲 戰之
來雨雲 蕩盡 戩寸 生燭 其寶 駕之 平金 車藉 以五
口風從間罌 興芬 向土 興開 白日 皎然 戰于 終未

百十年前吾蜀鄉先生之教學者自論語孟子易詩
書春秋禮昏依古注疏每講授之正經日三百字爲
率若傳誼史書文章之屬必盡其日力乃止率晨興
至夜分不得休以爲常持身以尚孝友惇忠信厲節
義爲事其爲文多尚左氏蘇子瞻之說及稍長而後
得從於程周之學焉故其學者雖不皆至博洽而亦
空疏及其用力于窮理正心之學則古聖賢之書
帝王之制度固已先著于胸中及得其要則觸類無
不通

通園集

序表增列

十六

所不通此其大槩也集與舍弟未畧齒先君携之遊
地嶺海諸書皆先親口授十歲至長沙始就外傳從
祖父祕監公必使求諸鄉人教之循守此法也弱冠
至臨川鄉人惟二人在焉一人爲故宋樂安縣丞黃
某予同縣人也江西帥臣黃棄疾以臨川內附檄至
樂安縣丞獨不肯傳檄者國人義而不忍殺之去入
深山中忍臥不至死教其子讀春秋而已其一人故
宋崇仁縣丞范大治成都人幼時嘗及從學滄江書

塾中宋云亦貧不仕時時來與先君先舅語舉書傳

道卷數千百言不遺一字天文地理律曆姓氏
官一問累千百言不止先君嘗勗某曰讀書當如范
公之博立身當如黃公之嚴斯言猶在耳也於是稍
從侍側問鄉里文獻之在東南者則知臨邛魏氏子
孫在吳都着山平丹楊氏在天台或在武陵桂芝程
氏在安吉學齋史氏在江陰同郡牟氏亦安吉集在
京師歷年遂多皆不能于此有所攷問而士友之至
自蜀者從而問之則遺老舊書多不存矣不亦悲乎
至治壬戌集既兌先君喪省墓吳門而趙君茂元在
道園集

序表增列

十七

焉蓋與予皆着山楊氏之外孫也以楊氏之學論之
平丹公爲朱氏張氏之學以道學自任其議論政事
必出于此而見山公與其弟吏部公以春秋嘗爲太
學師陳義甚正非特文學而已宋亡五十年其間人
學者皆盡諸舅氏亦已物故遺書存者無幾獨茂元
猶能有所誦而傳之庶幾遺風流韻之再見者乎至
順辛未茂元來調官京師急于親養乞遠方一巡微
以去集知其情不敢以館閣薦留將行求一言以叙

別念無足爲茂元言者獨以昔者蜀人爲學之說而

陳之度平其鄉人昆弟子孫之在東南者因集之言
亦有以推其先世之學而有立焉則區區恭敬桑梓
之微意曰集老矣茂元尚有以最字也哉

道園集

序
袁增刻

十八

增意曰其苦矣效元自香以是字也哉

小意以推其先世之學而有立焉則區區恭敬桑梓

則之度平其鄉人昆弟子孫之在東南者因集之言

國學之俊秀與貴游久處者歲貢八人於吏部前四人部補令史後四人除郡教授其自江南來者名雖在前不得補史惟得爲教授習俗移人樂史之掾權而速化以爲重不知教授之所繫不輕也趨走以事人與專席以講學者孰尊尙書侍郎書一札呼而使之與宰相命以天子之勅者孰貴苟以爲易進取也教授未必盡沉淪部吏未必皆顯達然則教授豈相薄哉雖然是猶以利害較也明道先生欲取天下之道

道園集

序裘增刻

十九

賢者聚而教之京師其學成也則以分教天下一道德而同風俗其法莫若焉今自國家教之而出一郡其法良是已而其效不然者非法之罪也其學也修己之道或未盡其仕也治人之道初勿知俵俵然徒以苟且尺寸毫末爲意宜其不足于教授之行知學者之有感於斯言已乎冊江朱仁卿在上庠十餘年師友所共愛敬乃爲安慶教授來求一言以爲別某在成均時嘗書所壁記曰今吾學之所講其書易詩

周公孔子所以明其道者顏會思孟周程張邵朱之
言也仁鄉在此則遵是而學之性彼則循此而教之
勿爲新守以取名勿爲昏誕以徇俗賢而知者修此
以善導之愚不肖者准此砥訂之使賢而知者據而
立愚不肖者有所化而改敦敦焉焉自信既成又力
行之三年宦成父子兄弟必有可望者慎勿自薄爲
也仁鄉齒業旣進廬事甚周巽順勤敏其于事上接
下之密勾稽錢穀之嚴繕修屋舍器物之備時人以
爲能者在仁鄉爲餘事故特舉所以爲教者爲仁鄉
言之隱亦常言耳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隨其所在
而致力焉而已耳他非所計也

道園集

序裝增刻

二十

蒙養先生文集若干卷者故翰林直學士嘉興張公諱伯淳字師道之所著也公少年時與吳興趙公子昂爲中表人物相望至元中子昂召拜兵部郎中而公用薦者言際闕憲幙薦者又言所薦非爲幙府求人也不自海隅召至闕得見上論事數十條皆當世急務辭意剴切上爲動容聽之命就中書與執政以次議舉行其一曰罷冗官方條具其事而大官貴人且不悅曰何物遠人欲奪吾官使健者候諸塗要詰道園集

序表增刻

三

之兌不得免而爭已浸罷公遂留翰林大德中天子命近臣修時祀於岳瀆必老成慎重者在遣中公以老病辭行久之遂不起至大延祐之間趙公父知聖明大見顯用而公已不及時論惜之自公之亡至于今二十有餘年中外大夫士多能誦公所爲世祖言者思見其議論而想其風采邈乎兌就泯沒未嘗不爲之慨嘆也今其孫炯輯其文而傳之使來者知公之才雖不及盡用而可見者猶在于此此固孝子之心亦士大夫之意故爲序其端云

默庵集者詩文凡若干篇橐城安君敬仲之所作也其門人趙郡蘓天爵之所緝錄者也既繕寫乃來告曰昔容城劉靜修先生得朱子之書于江甯因以之遡乎周程呂張之傳以求達夫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歟爾其風而慕焉者敬仲也與靜修之居間數百里耳然而未嘗見焉徒因其門人烏叔倫承其說以爲學則是敬仲之于靜修蓋亦聞而知之者乎願序而傳焉嗟乎知之

道園集

序表增刻

廿二

爲知有未易一槩言者聖賢之道大矣世多豪傑能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而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修之言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外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于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于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

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之也觀其攷察於異端幾

術之辨其精如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苟且汚濁者亦
啻蟻蠓之細大辨之穢豈不信然敬仲終身思慕之
則其所見何可量哉然靜修門人嘗有與予同爲國
學官者從問其師說不予告也退而求諸其書見其
嘗先聖文曰早因躁狂若得有志中實晚屆未立記
類俟厥無成實由會儒時馳意去蘊不自容顧念初
心恍焉如失觀乎此言則靜修道德之所至可見矣
噫吾道之大豈委靡不振鹵莽依托者所可竊假于
斯哉其必有振世之豪傑而後可也以予觀于國朝

道園集

序表增刻

十三

流一之初北方之學者高明堅勇孰有過于靜修者
哉誠使天假之年遜志以優入不然伊得親炙朱子
以極其變化克擴之妙則所以發揮斯文者當不止
是哉又嘗求敬仲于其書矣其告先聖文曰追繼舊
聞卒究前業洒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究邇盡
性循循有序發軔聖述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
物以化于鄉然則敬仲得於諸子之端緒平實勁密
何可及也誠使得見靜修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

則劉氏之學不既昌夫乎疇矣乎惜乎靜備既不見

泰定乙丑秋南陽先生李本魯公拜汴省鄆中其子
遠自京師往省來徵言焉謹告之曰古今學者苟有
志於斯文則必羸糧治笈遠親戚去鄉井求明師而
從之道途不敢計遠近歲月不敢論久速期于業成
而後已猶有遇不遇之不可必焉蓋亦勞且難矣今
吾子之嚴君天下之碩師也講明問辨不待出勤于
外傳觀瞻倣則不必近越乎戶限何其幸與昔予與
公並于成均也日進諸生於一堂之上而誨之更互
道聞身

序表增刻

倡和以發明聖經賢傳之指歸不極于至當不止也
當是時豈惟學者有所啟發雖以區區之不敏亦得
其退過進不及之功焉然而不能久者天也吾是以
知吾子之歸求而有餘也夫察識于勤容周旋之間
攷析于言語文字之表視別之法也慎之於日用常
行之微徵之以前言往行之實用力之地也以是事
親日求所未知未能而求必盡其職分焉所以歸求
者如此吾子勉之

國史王君在中之奉祠西山川也同館之士爲賦詩以餞之多道祈年之事者侍講曹公序之曰古者天子有事四岳蓋攷制度一風俗焉望秩其一也今歲遣使禮祠脩時事必曰祈也將神明可以干福乎或者疑二說之同異而問諸某某曰皆是也史館諸君子誠見皇土處太平之盛據中和之會然猶省衣旰食思致斯民不忍一夫不獲被其澤者是以四方水旱之沴有司不敢伏宰相不敢忽也必以聞而亟之道園集

序裘增刻

廿六

此所以偏舉于祈年也蓋仁之事也曹公嘗位大宗伯爲朝廷大儒老臣深練治道知夫竒袤之萌乘上意所鄉矯誣襍禮之方紛然日至以蠹財而熒聽殆不勝言公深憂之而爲是端本之言者知之事也思兼仁知之說其使者之道已乎夫祠事之遣自中統至元以來五六十年矣民間習聞之久獻歲發春吏民必眈眈然望之曰天子之使其將至于庶幾有以撫吾人也祠事畢使者宜止車褰帷憫問父老以宣

上德意而察其隱微鬱塞以待顧問之萬一豈非其

事乎且弁雍之境素以勤儉善年而此以賦告有不
忍聞者凡所以佐吾民之術而上之人容有未蓋知
者可容詢而得之乎岳蜀以懼兵之久山谷故鄉郡
縣之地多閑田斂執四方之民趨而至者以萬萬計
宜及此時節制均定以輯撫之使善良有所養而強
黠有所檢以爲他日之慮久遠之計亦有說乎凡此
之類皆仁知兼盡之意也不然一乘之使誰不可行
而有待於在中又有徵于曹公與諸君子之言乎

道園集

序表增刻

廿七



淵文思委閑田斂執四方之民趨而至者以萬萬計
首可容詢而得之乎岳蜀以懼兵之久山谷故鄉郡
縣之地多閑田斂執四方之民趨而至者以萬萬計
宜及此時節制均定以輯撫之使善良有所養而強
黠有所檢以爲他日之慮久遠之計亦有說乎凡此
之類皆仁知兼盡之意也不然一乘之使誰不可行
而有待於在中又有徵于曹公與諸君子之言乎

古人有言朝廷天下之事宰相可行之臺諫可言之
行者或不無牽制而言者庶幾得以盡心焉非其位
不得言得其位或不足於言故世以爲難也兼善以
先朝進士第一人事今上天子於奎章之閣一日輟
以爲行臺御史此所謂得言之位可言之時能言之
人者乎予聞之事有大小緩急之異小而急者驟言
之而大緩者深言之而又有大且急者如東南水旱
頻仍民力凋耗賦用不給者乎吾意兼善受命之日
道園集

序

廿八

念故已在此矣醫之爲病也知證易用藥難藥具矣
而病家用不用服不服又有不可知者而醫不敢不
盡其技聖天子在上視民如傷當宁以思無言不從
無諫不入兼善在閣下朝夕之所見者也使數千里
之遠如在旒黻之下非兼善吾誰望乎諸賢賦詩贈
之虞集爲之序

泰定二年春翰林學士臨川先生吳公移疾假寓南
城天寶宮之別館宮中之人因爲先生言其教之因
起與今之弟九代掌教玄應張真人之削行堅白也
先生曰世乃有斯人耶乃畫出真人家世鄉里苦節
高行孝慈之迹神明之異求先生爲文先生言而天
下後世信之未嘗有不試之譽也獨于真人欣然命
筆具道其所立之難所至之峻也且有儆於時俗者
焉他邇愈迓乎史館思真人之爲人乘輿巾車從以

道園集

序表增刻

廿九

門生兒子卽天寶而見焉及門童子辭曰真人深居
至靜自中朝貴人大官至者未嘗敢以報先生勿謂
也先生顧謂從者曰是其人視走高門縣簿唯恐失
一夫者有間矣卽命迴車蓋不唯不以爲忤而更嘆
重其不可及自是夏多雨潦規再往未能也而真人
曰秋氣且清吾不可不往謁吳先生因著芒屨戴臺
笠策木杖布褐短才至縣從弟子一人服亦如之步
至國史院門上馬石上踞坐弟子告闈人曰真大道

張真人上謁吳學士闈人相顧嘻曰他日見真人者

至容服不若是疑不爲通而先生方修實錄與同官
坐堂上不知也先生之子偶出門見而識之進問真
人何來真人曰吳學士子耶以杖畫地作誠字示之
曰還語若翁吾來報謁先生聞之亟出見真人去矣
獨地上字畫在耳咨嗟久之使追及于麗正門南三
里所長歌徐行音韻清暢上出林表追者不敢致辭
而返好事者高二公之風畫爲圖以傳觀而托僕叙
其事如此或曰昔孟與南華翁生並此而未嘗相見
二子之書具在莊氏之辯莫或嬰其鋒者惜乎其不

道圖集

序

三

見孟子也今吳張寔相知又相求而卒不相遇遂無
一言可以發其蘊者其何以一道德乎僕曰觀其風
致而思過半矣何言之待乎子必以其言求之乎僕
試論其行矣君子之學以不欺爲要有志于慎獨者
果能堅制峻卓如真人之道行者乎吳先生蓋累千
百言刻之金石可致也真人畫地之字蓋子思孟子
之言也有如因此而真知歸求者則真人之一字不
爲少也吾又聞真人系出橫渠其精思力踐殆有日

耶則又有僕不能知者

世祖皇帝歲運江南粟以實京師漕渠孔艱吳人有獻策航海道便以疾久之人益得善道于今五十年運積至數百萬石以爲常京師官府衆多吏民游食者不可筭數而食有餘賈常平者海運之力也天曆二年漕吏或自用不聽舟師言趨發違風信舟出洋已有告敗者及滄京師會不至者蓋七十萬天子憫之復溺者家至載之明詔朝廷恐悞思所以咨上意或曰有神曰天妃廟食海上舟師委輸吏必禱焉有

繪圖集

序表增刻

三十一

奇應將祀事有邪虔者與宜往祠有勅翰林直學士本雅實理藝文太監宋本其行嗚呼二公能導上意致誠敬已而事竣周覽其形勢風俗而觀其政治之得失亦有可言者乎往年某嘗適吳見大吏發海運問諸吳人則有告者曰富家大舟受粟多得備直甚厚半實以私貨取利尤夥噐壯而人斂常善筵有不願者若中產之家被賄吏求免宛轉期迫輒執疇貧而使之舟惡吏人腴其備直工徒用噐食卒取具授粟必在險遠又不得善粟其舟出輒敗蓋其罪有所

在矣今日之事此其一端乎近歲大農以乏用

議廷中各陳裕財之說有獻議者曰國家方取江南
用兵資糧悉出于中原而民力不至乏絕及盡得宋
地貢賦與凡貨財之供日輸用運無有窮已而國計
弗裕者上不節用而下多惰農故也且京師之東崔
蒲之澤濱海而南者慶袤相乘可數千百里潮淤肥
沃實甚宜稻用浙闢墾之法則皆良田也宜使清
疆有知術之吏稍寬假之量給牛種農具召募耕者
而素部分之期歲功而後稅因重其吏秩以爲之長

道園集

廣長增刊

三三

又可嗚呼隋彌盜賊而疆實畿甸之東鄙如此則其
便宜更不止如海運者奈何獨使東南之人竭力以
耕盡地而取而使之歲蹈不測之淵于無窮乎時宰
以爲迂而止宋公家京師既首廷對未嘗一日去朝
廷歷丞相御史府爲各法從秦預國事而學士嘗以
使指出南詔西南降蠻夷詔洛所謂大小撒里者方
數千里引其酋長入見才與其從者數十人俱無一
兵一財之費二公之重且賢如此肯意其有所在

不然請祠之官豈無其人而以屬之二公乎故詞謂

宣城黃先生年八十歲親戚鄉里郡縣長吏部使者
咸往慶樂之中朝公卿學士大夫常與其季仲章同
朝者聞而咨羨焉為文章歌詩以授其子師正俾歸
以為先生壽而集題辭焉夫古之人所以享夫高年
者詩書琴瑟足以相其德衣裳器俎足以奉其體子
孫賓客足以樂其志遭時昇平耳目不接于拂膺之
境則為全美焉而先生皆兼有之誠所謂人瑞者乎
昔者西都諸儒申公伏生皆八九十至於百歲而浮
道園集

序表增刻

立伯或者又謂其得仙道壽蓋不知其紀也黃氏明
經世家也為申為伏為浮臣固其宜哉

宣城黃先生年八十歲親戚鄉里郡縣長吏部使者咸往慶樂之中朝公卿學士大夫常與其季仲章同朝者聞而咨羨焉為文章歌詩以授其子師正俾歸以為先生壽而集題辭焉夫古之人所以享夫高年者詩書琴瑟足以相其德衣裳器俎足以奉其體子孫賓客足以樂其志遭時昇平耳目不接于拂膺之境則為全美焉而先生皆兼有之誠所謂人瑞者乎昔者西都諸儒申公伏生皆八九十至於百歲而浮道園集

集之從祖惠淵通判府君以歲丁丑避地至古端而
效焉郡葬於其郡之江上內聯國朝以來諸叔相繼
淪謝獨先泰政郡公北還規往迎遷卒以事阻歲時
嘗遣子弟門人往省後先公老猶恒以此爲念集仕
于朝未獲申先志而無一時敢忘也泰定中其君以
禮有交游之舊適調端幕府集以情告焉以禮既下
車期月之間政以斂辦乃率其僚與縣吏以暇日即
吾墓而問焉則樵牧洊至耕者或侵其域矣乃召訊

道園集

序表增刻

三十四

故老而得其實伐木表其處曰虞通判墓置安塚一
戶俾食度舟之利以圖永久且將祀諸學官而秩滿
歸矣武夷詹君景仁僉憲廣東行部至端申理其事
大抵皆以禮之遺也集家本雍蜀兵火以來墳墓散
在東南者未能一一歸葬而省掃不能歲至號州之
墓乃蒙以禮高義如此其感激何可忘耶以禮調官
京師僅取便家一筦庫以去集備位班行知以禮之
才賢而不能薦感以禮之恩而不能報于中心實有

應焉故益叙其事以識別乃若區區之心或他日乎

集適吳臨邛魏氏之在吳者曰起謂某書曰欽惟延祐制書周元公以次九君子者皆從祀先聖孔子之廟起讀而感焉昔我曾大父文靖公在先宋時轉運潼川嘗拜疏於朝乞與周張二程錫爵定謚從祀廟學所定謚今元純正誠是也豈意易代遭逢聖明從祀之典乃如其志于百年之後是固天理之當然因時而見豈獨先文靖一人之私也起所思念者先文靖之緒而亂離以來其門生學者死亡已盡無能有所發明而起生晚而力薄先世陸緒不絕如髮此所以朝夕兢惧如履春冰而憑秋濤也昔文靖之歸臨邛即白鶴山築屋聚書會友講習四方謂之鶴山先生及謫居靖州七年從學者益衆又爲鶴山書院文靖在政府理宗親書扁賜之今周程張朱之所經歷與其門人弟子及爲是學者凡有遺跡皆立學官我先文靖奮起西南不後于諸君子而未有專祠建學于今日者則我後之人無所肖似者然也今臨邛故

道園集

序表增刻

三十五

居莽爲茂堯而文靖之所存且亦無兌文靖實葬於

吳郡吳而祠之不亦可乎起將告於有司上請于

朝以先人之居分籍在己者規爲鶴山書院請得與
明師良友講求其所傳學子以爲何如某對曰朝廷
文治日新大夫士非正學弗學也若子之志豈謂豪
傑之士將助成之朝廷有司固將體之而天亦且相
之也昔我先大父利州府君親以丞相孫講學滄江
之上時則有若賚中趙希先成都范文叔季才少才
少約豫章李思永延平張子真漢嘉薩仲章陵陽程
叔達李微之賈之唐安宋正仲漢嘉鄧元卿相爲師

道園集

序表增刻

三十六

友而文靖公以高科顯官亦來定交悉去記誦詞章
之習切劘相長以寃極聖賢之旨要吾蜀之士盡知
伊洛之淵源則我曾大父與文靖公實發揮之也我
曾大父建學簡州文靖公爲之記曰所謂教者曠諸
天地萬物之奧而父子夫婦之常不能遺也驗諸日
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不能外也近思反求
精體實玩期不失其本心焉曾大父曰子言即子言
也其志同道合如此子以霜降永涸之餘知脫落凡
近習俗而歸求于此庶其志之有成也某雖不敏尙

願誦所聞於父兄者以與其子弟從事乎二家之家
學幸名世之君子有以終教之也

道園集



序裝繪刻

三七

學萃谷州文錄平亦以

本德齋送別進士周東揚赴零陵縣丞詩序

至治辛酉富州周君東暘登進士第授零陵丞十月
將之官其州人能君最之尉崇仁實予富邑也爲之
言曰君之行送之者歌詩凡數百篇天擘熊先生序
之又百餘篇曰本德齋詩者州人之常從君者所賦
也篇某序之夫門人弟子之於其師也聞其議論觀
其容色而習其傳授也久矣其未見者施之蒞官臨
民者也今又將親見之則其期望視則者宜其異于
他人哉別爲卷而表之宜矣某聞之延祐初天子慨

遺圖集

序表增刻

三六

然思見儒者之治命執政講求取士之法執政者退
而與廷臣議焉曰唐宋科舉之制先朝議論常及之
蓋周人鄉舉里選之遺也以爲可盡得天下之士乎
固不敢必以爲不足以得天下之士乎則昔之大賢
君子胥此焉出其弊者尚文之過也今爲是舉者求
之德行以觀其素求之經學以觀其實博之文藝以
觀其華策之政事以觀其用通此其庶幾矣而或者
以爲此四者自古之人據其一已足名世今欲兼之

亦難乎是不知本出一原體用無二致也于是天

紳先生之言曰吾黨之士何以報上哉蓋企望之
伏而嘆焉庶乎其有以當上意矣初君與予翁仲常
同舉進士而有司竟失君於乎上下之喁望豈不欲
少見善治善教于天下哉夫世之言官者大抵各稱
其才智之所能至耳未有出於學者也今朝廷之初
議若此宜必有豪傑之士自此出矣然而進士之見
用爲吏者或忌之或容之且以積歲月進分守者視
進士一日之易常情固不能無忌或曰是儒者新進
道園集

序表增刻

三九

宜於吏治有所不知姑容之姑容之夫忌者未必非
進德之勵而君子安有受容於人而莫之恥乎顧方
屈曲睚眦以效夫常人之所能而未能也畧不少見
儒者之效則亦豈所望者哉雖然此衆人之言耳殆
未足以知君子之所爲也本德齋詩者師友相與之
言在焉予故得極其說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君子亦
亮之否乎零陵永附城也昔我先大父開國府君嘗
守永今餘六十年矣豈無父老之子孫猶識其遺治
者哉而山石之間登覽題詠之跡尙多有之周君佐

理之暇時出游以自適或有見焉而願歸以告某也

初五年六月翰林直學士

訪使十二月二十八日乘

日差書京師告諸執政臺閣侍

范園集



序

言在焉予故得極其說不自知其

究之否于零陵永附城也

承今餘六十年矣豈無父

五七眼出...

送李仲淵雲南廉訪使序

延祐五年六月翰林直學士李公仲淵除雲南肅政廉訪使十二月二十八日乘驛騎五出國門西去明日遣書京師告諸執政臺閣侍從之臣文學之士嘗所從游者曰區區萬里之行每爲諸公貴游平昔愛厚分當言別蓋難爲別亦不忍別也請亮其悽悽之誠幸甚嗟夫朝廷豈棄君於蠻夷哉雲南之域世祖皇帝親征而服之者也土廣物衆幾比內地嘗以親王重臣鎮之五六十年之間晏不敢動間或不靖

道園集

序表增刻

四

非惟其人性情剛然亦有可亡狀失撫綏之過也且以其遠常不知其微而慎之每至於著而難也聖天子在御內外宴安寧輟文儒於禁近不遠萬里持一節以律其人知朝廷不鄙夷之之意而凡仕

于其地未邊鄙之野陋頑鈍者亦少見天子近臣之表儀文章有以歆羨而慕效也幾微之旨其亦出諸此乎然則君子之雅志本朝固不忍一日遠之也誠知其意若是則何爲是栖栖者歟某也聞之古者君

之遣使臣也則賦皇皇者華其辭已說說征夫每懷

靡及及勞其來也則歌四牡其辭曰豈不懷歸是日
作歌夫雅者公卿大夫之言也敢請述皇華之意以
遣之使下國之人知使者之來朝廷禮意有加于古
昔迨其歸也則又述其有功見知而陳之以備一
代之盛典不亦宜乎

道園集

序



四三

益世不亦宜乎

昔其親臨國是歟其春以良辰而刻也
其志斯可慰也人使於春之春將或
外邦夫歸也公卿大夫之言也
其志斯可慰也人使於春之春將或

京師西南行萬里爲雲南雲南之地方廣蓋萬里在
憲宗時世祖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既即位奠
海內使省臣賽典赤往撫以威惠洽其俗而道之善
利鎮以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日臻士大
夫多才樂事朝廷不樂外宦天子閔遠人之失牧
也常簡法增秩優以命吏而爲吏者多徼幸奮器亡
治術亡惠安遐荒之心禽獸其人而渙食之世以宣
布德澤稱旨意甚者起事造孽以毒害賊殺其人故
道園集

序表增刻

四三

暴悍素不知教寃憤竊發勢則使然不然舍生樂死
夫豈其情也哉嗟夫篋壺迎候之民日以老死且盡
生者稽於貪吏虐卒以自遠于恩化其吏士亦見知
者亡所建白馭于中者不識察其情狀一隅之也常
以爲中國憂而論治者卒未究其故不亦悲乎河澗
李侯京由樞廷奉使宣慰烏蠻烏蠻雲南一部也始
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群蠻不請巡行調發餽給鎮撫
周履雲南悉其見聞爲略志四卷因報政上之集嘗
按而讀之攷其生產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之智

愚勇恆山川形勢之扼塞要害而世祖皇帝之神威
聖略蓋可想見未嘗不俯伏而感嘆也其志曰張喬
斬奸猾長吏九十余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
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麟貪賂隨服隨叛
梁毗一金不取會長感悅李知古以重賦膠尺張虔
陀以淫虐致亂死者至二十餘萬中國卒不能有之
此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
士尙有所鑑觀焉至讀其絕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

矣

道園集

序表增刻

四十四



其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麟貪賂隨服隨叛
梁毗一金不取會長感悅李知古以重賦膠尺張虔
陀以淫虐致亂死者至二十餘萬中國卒不能有之
此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
士尙有所鑑觀焉至讀其絕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

愚勇恆山川形勢之扼塞要害而世祖皇帝之神威
聖略蓋可想見未嘗不俯伏而感嘆也其志曰張喬
斬奸猾長吏九十余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
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麟貪賂隨服隨叛
梁毗一金不取會長感悅李知古以重賦膠尺張虔
陀以淫虐致亂死者至二十餘萬中國卒不能有之
此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
士尙有所鑑觀焉至讀其絕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

女教之書者相人許猷臣之所輯錄也古之王者理陽教以治外后理陰教以治內未有無教而可以爲治者也其教之之具男子則王宮國都閭巷之學禮樂射鄉書數之文是也女子則織紵組紃之工宗室籩豆之奠姆師之訓誦詩正事之聞是也其事則見乎日用常行之間父子兄弟之倫男女夫婦之別飲食衣服之制冠昏喪祭之禮者矣曰女子處乎閨門之內從乎人而無所專制者也其教之也亦著是其

道園集

人序表增刻

四五

俗耶嗚呼盍亦觀於周南召南之風乎本乎后妃達乎諸侯之夫人大夫士之妻以至閭巷田野之嬾人女子皆有以涵泳乎深仁美化處乎身而發乎言者從容動合乎禮茲此先王之盛所以後世莫之及也語治道者豈有遺於此哉先儒君子所以示吾學者大綱細目罔有遺軼然猶有不能致知而力行者言女教者近幾絕響非詩禮之家見聞之習與夫天資之本美者其不陷溺於流俗者幾希此固知治者之所憂也猷臣之書六篇略倣朱子小學之書類例本

之經以端其原因乎禮以道其別據先儒之言以極其理參傳記之事以適其變而文事脩矣君子之立言貴乎有益於風教此書其殆庶幾乎獻臣學正學行正行居親喪以能喪聞居官以能官聞有子耀鑑士高第爲時聞人其成教於家者可見矣書豈空言云乎哉

道園集

序表增刻

四十六



言貴乎有益於風教此書其殆庶幾乎獻臣學正學行正行居親喪以能喪聞居官以能官聞有子耀鑑士高第爲時聞人其成教於家者可見矣書豈空言云乎哉

其聖參傳記之事以適其變而文事脩矣君子之立言貴乎有益於風教此書其殆庶幾乎獻臣學正學行正行居親喪以能喪聞居官以能官聞有子耀鑑士高第爲時聞人其成教於家者可見矣書豈空言云乎哉

士大夫出處貴乎知所重輕義命是也而人知者鮮矣是故有合乎此者可不識哉和林城控制要害北邊重藩往特朝廷歲出金緡布幣餼糧以寔之轉輸之事日月相繼猶以爲未足又捐數倍之利募民入粟其中亦不可勝計由是遂爲殷富又嘗有大臣鎮撫經理之安庶比于都會仕有不次之擢賈有不貲之獲而僥倖之民爭趨之矣迹者一旦邊警遽至非亡則隨喪失其所守守緩急無一可賴者何也人素

道園集

序

四七

不知義不守法故也正祐丁巳真定蘇君自樞廷出

長其幙府受命之日不復內顧其家庭議壯之方是

時使往者多憚行使蘇君計其資非不足於美宦京

師也然毅然當隆冬衝犯寒雪遠出萬里無所避非

所謂知重輕者乎蘇君昔從御史按事北邊將竟其

法或謂邊宣以寬假蘇君持之曰不可遂人素無教

漸不可長何得以苟徇免當使明知國法凡爲臣子

之義後不敢犯乃所以假之也予嘗聞其言而識之

向使後居往者皆持法守令其吏民知分義黑白豈

至如今日哉今此行其能有所設施矣或曰方無事
時常人饜其利少值艱難則君子當之不亦偏乎子
應之曰理固然矣且蘇君之志決矣第觀其還報成
功于天子可也朔賢送之者皆以歌詩而蜀郡虞某
爲之序

追園集

序

四十六



天子位世聰賢幾之者昔
曰野固然矣且蘇武之志與矣
人變其既少而購讀也

東觀古稱蓬萊道山今尤爲清華高簡予與今禮部
康公子山尚書在館時新進士六七人爲之僚道濟
以文學署掾一時雍容蕭散非特人羨之諸君子亦
自以爲樂也未年歲間各遷官散去掾獨留館數年
始得官夷陵幙來徵文爲別吾聞州小而地僻民淳
而事少魚米筭菜可以奉其旨江雲峽雨可以極游
覽蓋樂不在館閣之下昔子之鄉先生六一公嘗令
夷陵欲借書觀之而不可得乃從故府取吏牘而徧
道園集

序

四十五

閱之於是周知情僞脩察奸吏謬欺之故帳然以爲
深感後公爲政治郡輒有大過人者及代包孝肅公
尹開府清簡平易乃有過於包公則夷陵閱牘之功
有以增益之也天下未見書莫盛於東觀道濟既得
讀之累年今之夷陵吏牘固其職尚毋鄙其事而盡
心焉鄉先生之芳躅不亦可庶幾乎

孔林廟新設管勾簡西碧之任詩序

昔者禮樂之器魯蓋備有之是以聖人於老聃有問焉於師襄有問焉始事于魯而與祭於廟也又每事問焉當是時雖曰禮壞樂崩而有官守者尚執其蕪事而不敢廢也故魯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明器物事爲之有可徵也去古益遠雖有司之末亦亡絕無餘矣而猶欲以爲非君子之所重可乎成均嘗設管勾主廟學禮器祭衣之屬致和之元孔林亦放而設是以吾簡君始爲之君子善官守之復古而選擇

道園集

序

五

之得人也多賦詩遺之而求于序焉乃爲之言曰嗚呼聖帝明王之制作猶可見於今者則吾夫子之所刪定贊述而存者而所謂器物事爲者亦其具也前三十年導江張達善氏嘗爲孔林之師固常發明斯道之大以迪其人矣所謂器物事爲者初不廢也今簡君往治其有司之事尚善其職守創始好將因夫器物事爲之存者而徵焉道固不外是也或因本而及末或即粗而得精沿遡並行不悖不亦可乎張先

生吾蜀人某外祖氏之門人也簡亦蜀人故得盡吾言焉而非私也

百年之前吾蜀文獻之懿多出在東南名家者數十
宋云先輩凋謝流風餘韻其或存寡矣看山趙君茂
元自其大父王夫父世以春秋掇巍科登顯任有譽
聞於當世與同郡楊氏史氏程氏家氏門戶相望互
爲婚媾雖遠在吳越家庭之間郁郁乎故鄉述古之
意也內附垂六十年茂元父子服其冠衣講學郡縣
不以官界祿薄爲嫌意氣濯如也藹如致治壬戌予
適吳將卽還老故家而有徵焉未幾召還史館未及
有所訪問獨茂元方爲吳學正得從容焉而茂元有
悼亡之戚亦不獲盡所欲言也後十年調官京師乃
取闕一巡徼以去肆親老矣急於養焉又勿勿以別
噫予終無以廣其寡陋也乎前年被詔纂述史記頗
恨蜀學微絕諸君子緒言不以見於故府聞茂元得
其曾外祖平旦楊公遺文將從官下并其家集刻之
此志誠忠厚矣集欲更推其意訪諸家之有傳者錄
以上送其於補塞闕遺不亦美哉敢書此以爲別

繼志故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叅議魯國王文康公之
次子也世祖皇帝既取宋淮南忠武王還奏留董忠
獻公鎮緩江南時文康公以翰林應奉文字使董公
軍中因謂董公曰宋氏經史圖籍文書略備不及今
上送朝廷俱將散軼不可復得關係甚重也董公竒
其言悉錄中秘外府圖書運舸致之京師而屬文康
公護之今館閣所藏多當時故物有識者甚韙二公
所爲也於後文康公歟歷臺省賓客門人一時文學
道園集

序襄增刻

五十二

之選皆在是以繼志兄弟見聞異於常人又以彊記
博學稱于時自純綺之習固無與斯事而寒雋視之
更與寡陋之嘆矣禁扁之書在史館暇日所編號爲
詳瞻而他著述尚多也繼志年富力強好親師友則
所學又當不止如著此書者

始公詩經以南都文獻公以翰林應奉

六年出封疏呈報神宗

始公詩經以南都文獻公以翰林應奉

建寧路浦城縣真文忠公之故居在焉其孫濶子言其族人用建安祠朱文公之比築室祠公相率舉私田給凡學於其宮者而請官爲之立師江浙行中書省上其事朝廷偉之名之曰西山書院列爲學官實延祐四年四月也是年天子命大司農晏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都兒迷失譚公所著大學衍義用國字書之每章題其端曰真西山云書成奏之上嘗覽觀焉昔宋臣常繕寫唐宰相陸宣公奏議以進其言曰道園集

記表增刻

五三

若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識者以爲知言由今觀之宣公之論治道可謂正矣然皆因事以立言至于道德性命之要未暇推其極至也公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于斯焉重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譏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僞之變

其於庶幾無隱者矣公當理宗人繼大統之初叔臣

假公之出以定人心既而斥去之十年復召首上此
書當時方注意用之未幾而公亡矣詩云人之云云
邦國殄瘁公再出而世終不獲被其用豈非天乎庸
詎知百年之後而見知過於聖明之時也然則公之
仕豈止食于其鄉而已乎蓋嘗聞之工師之爲宮室
也猶必有尺度繩墨之用樸斲締構之制未有無所
受其法者也爲天下國家其可以徒用其才智之所
及者哉今天子以聰明睿智之資然猶能自得師尊
信此書以爲道揆况衆人乎學者之游于斯也思公
之心而立其志誦公之書而致其學聖朝將得人于
西山之下矣不徒誦其言而已也

道園集

記裘增刻

至四

卷之五
書當執式對應用志未幾

昔者儒先君子論道統之傳自伏羲神農皇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於孔子而後學者傳焉顏子歿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之聖孫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克之後千五百年以至於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已而教衆而張子厚氏又多得于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因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爾

道闡美

記表增刻

五五

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以妄議乎哉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蓋天運也而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已倡邪說以爲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自絕以苟全及其禁開則又皆竊取緒餘微辭任進而已論世道者能無盡然于茲乎方是時蜀之臨邛有魏華父氏起于白鶴山之下奮然有以倡其說于摧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倦憊焉以周程張四君子易名爲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

爲之名也及旣得列祀孔廟而贊書乃以屬諸魏氏

士君子之公論固已與之矣及我聖朝奄有區夏至於延祐之歲文治益盛仍以四君子并河南邵氏涑水司馬氏新安朱氏廣漢張氏東萊呂氏與我朝許文正公十儒者皆在從祀之列魏氏之曾孫曰起者隱居吳中讀詔書而有感焉曰此吾曾大父之志也何幸親復見諸聖明之朝哉今天下學校並興凡儒先之所經歷徃徃列爲學官而我先世鶴山書院者臨邛之灌莽莫之剪治其僑諸靖州者存亦無幾而曾大父實葬于吳先廬在焉願規爲講誦之舍奉祠

道周集

記表增刻

五十六

先君子而推明其學雖然不敢專也泰定甲子之秋乃來京師將有請焉徘徊久之莫伸其說至順元年八月上在奎章之閣思道無爲鑑書博士柯九思得侍左右因及魏氏所傳之學與其曾孫起之志上嘉念焉命臣集題鶴山書院著記以賜之臣聞魏氏之爲學卽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致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克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巖巖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

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益庶幾乎

不悖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
誦而傳之得至于今其師弟子之傳授以專門相尙
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之緒言或者
存乎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氏祖述
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趨夫性命道德之本窮如也
而從事于斯者誦習而成言惟日不足所謂博文多
識之士若將畧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况乎近世之
弊好爲鹵莽其求於此者或赤切于身心而攷諸彼
者曾弗及於詳博于是傳注之所存者其舛訛抵牾

道園集

記表增刻

五七

之相承既無以明辨其是非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
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爲於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
意而爲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于此也故其
致知之日加意於儀禮周官戴禮大小之記及取九
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要義
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有以証其臆說聚訟
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爲教而程氏所以有徹上徹
下之語者也而後人莫究其說以兼致其力焉昔之

所謂鹵莽日以彌甚甘心自弃於孤陋寡聞之歸鳴

呼魏氏之學其可不講乎今起之言曰起幸甚身逢
聖天子文治之盛追念先世深惜舊名起將於斯與
明師良友教其族人子孫昆弟及鄉黨州閭之俊秀
庶乎先君子之遺意而魏氏子孫世奉其祀事精神
血氣之感通亦于是乎在其有托於永久而不墜也
不亦悲乎臣之曾大父實與魏氏同學于蜀西故臣
得其粗者如此敢輒書以爲記魏氏名了翁字華甫
臨邛人年十八登故宋慶元己未進士高第仕至資
政殿大學士叅知政事僉書樞密事都督江淮軍馬
贈太師封秦國公謚文靖而學者稱爲鶴山先生云
臣虞集奉勅謹記

道門集

記表增列

五十八

其學其可... 聖天子文治之盛... 庶乎先君子之遺意... 不亦悲乎臣之曾大父... 臨邛人年十八登故宋... 贈太師封秦國公謚... 臣虞集奉勅謹記

用康白鹿洞書院山長柴實翁誦其郡守崔侯之言曰昔者斯洞在南唐時學者之盛猶至數百人未初固不待言矣及朱文公作而興之以講學其間其規約之要被乎天下學者嚮往以爲宗焉此其所建立又非昔人所能及者翼之不敏假守茲郡誠不敢以學校爲緩於聖人之道誠亦知所尊信而未之能學也思致其所以爲教者而未之能爲也然而繕其廩使其師弟子得安治于其業顧力雖不足猶庶幾道聞集

記表增刻

五十九

可能乎乃視學田之入而節縮其冗泛計其費之積可易民田百畝實翁之未至也教授王君省翁實通攝書院之事乃能親行田視其肥磽去取之故所得皆上壤夫侯之意玉君之勞田之始入皆不可無記願刻其事于石嗚呼朱子之書學者蓋家藏而人誦之矣其於聖賢之傳爲學之要本末始終毫分縷析無復餘蘊使窮鄉下邑獨學特行之士苟能玩而習之思而得之體而踐之及其久也猶可以入聖賢之

域况乎有明師良友相先後之討論問辨以求其正

樹廟契會以推致其極者乎此其人固何待於人之
食之而後用也雖然侯郡守也書院郡之學也自侯
爲之者當如是耳來者其勿負侯之心也哉侯各翼
之手鳩舉燕山人歷官多美政守是郡也二年次通
練樂易敏勤堅信民無隱情庭無積事其用民力也
若增石開橋郡治非必當爲者不爲也是以事樂而
人不知擾至治初元之詔命司臬舉天下守令之
最江西補使者牟某舉侯政績著冊考二十五事後
使者怯烈察之如章併以上御史邦人事請象侯而

道門集

記表增刻

六十一

祠之侯亦莫能止也其得民如此王君金華人其大
父師勉齋黃氏柴君畚易人其父師雙峯饒氏肯不
忘其世學故併書之

古者之祭於廟也取其深廣靜密料以聚精神而致
感焉亭云者升高望遠則可也非祭之所也然祭之
先則必致其思致其思則或於亭焉可也若平梁若
潤之爲亭于其先塋之右春秋登於斯望其墓而祀
蓋以寓其孝思之不忘也集賢學士宋公勸名之曰
致愬取祭義之文云君之第七子宜求求于又以爲
託蓋嘗聞之孝子於其親也無所不致其思焉况其
遺骸之所托松栢翳如霜降時至於是乎企而望之
則必有無窮之感焉是固非祭所也先祭而思焉莫
著于斯矣然則名之爲致愬不亦可乎宜進士高科
有位於朝矣於法君當得封誥而進焉爲士爲大夫
爲鄉爲公古之廟制可孝而用之矣且君之父子講
十詩書之藝明乎禮法之辨將能祭之以禮爲其所
得爲麗 有者尙能爲君銘之使鄉之人有所取則

也

道園集

記表增刻

室

寧州西南二百里修水出焉世居其上者曰師氏著姓也宋嘉熙中諱巖起君嘗築進齋以讀書司刑使者察其勤爲著之記後四十年齋燬於兵及三十年其孫天麟始因故基作新閣而名之曰尊經承先志也客有過而嘆之爲之言曰是其爲處也出發春以獻秀水涵秋而致清懸崖飛流出其右長楸古樹列其側擇其名之攸當未可以縷數慨獨念其先世之所尙而尊之此其志固君子之所樂道者哉予乃言

道園集

記表增刻

卷三

曰嗟夫尊經者舉其書而加之諸子百家之上而度之乎將姑爲之名乎夫經也者無待于尊而常尊者聖人之心之所著也聖人之道之所載也通三才之知以知變化之本極經綸之妙吾心之運量又未始與聖人異也有能知其心之大而尊之者乎由其道以推致聖人之至者乎是則尊經之大者今天子以獨斷黜吏議貶虛文一以經學取士士大夫言學者非程子朱子之說不道也上下尊經之事蓋如此故

竊以爲必有通乎聖人之心以達聖人之道者出乎

其間觀乎尊經之有閣得不重感於予心乎吾聞豫
章之境有高山深林稍與世俗相遠者古學之士多
我冠博衣深隱乎其中將必有為師君言之者後有
知言之君子將即斯閣而求之天麟字聖瑞今為同
知吉水州事云千百人徑先



行圖集

賦吉水泚漣云能知其心志

賦吉水泚漣云能知其心志

賦吉水泚漣云能知其心志

賦吉水泚漣云能知其心志

賦吉水泚漣云能知其心志

詩人有祠其鄉先生于學宮之傍曰王先生諱德元字仲元刑臺人金大安中舉經童第二人既受官又從周晦之先生學歲壬辰避兵來許許人以爲師出其門者前後數千百人經先生口授經者今且老猶歷歷成誦其爲人豈第敦厚與人言必本于忠信待朋友有禮所與交或死已久歲時往撫其家如生存鄰里有喪疾皆親挾問無間貴賤許人化之劉世安張居禮郝守寧等塋之姚范之村而私以時祀之惟道園集

記表增刻

卷五

先生之田廬有司不忍收也而又不可以入大德甲辰請於河南之會府以其宅爲長社縣學立禮殿講堂賦其田以爲廩饋守寧曰古之所謂鄉先生者沒而可祭則祭之奈何使先生氓而弗祀方先生來時張許之人日戒于兵恬然寧許人以學者先生之賜也今門人蓋矣獨守寧在守寧而不盡其情誰當盡其情哉至大戊申與其同志築室于學以奉先生遺像於是縣長吏學官諸生以春秋釋奠先聖之明日遂祀之歲會田入三之一以具祀事請刻石使來者

有於焉嗚呼於是中原文獻淪喪墜孰且百數十年
而幸有能誦詩讀書傳諸其人以待後之學者其功
誰可忘也况許人之息游於斯者皆其門人之子孫
昆弟也彷彿其聲容而感其志氣之所存能無有以
係其思者乎乃作詩遺之使歌以具祠詩曰載除我
宮我嘗為堂聖神斯來享誰其從之有合匪彼病昔
始允臧諷言嗶嗶金石之揚人用不忘即祠于次有
體有載服具孔類日許多士多士孫子孫茲永世

迂園集

詞表增刻

六十五

其此後也

昔小國廢古制建金石之器人用不哀

其此後也

其此後也

其此後也

其此後也

其此後也

其此後也

沛人有尉善其識其父老愛之願刻姓名於石以示
遠久國子生張復邑人也疏其邑人之頌云舟車衝
衝出我沛邦我任我載唯尉之從力用不窮歲饑有
盜尉制之有道田則有蝗尉除之有方泗漢患水防
隄善圯尉將役人如視妻子民有無告尉繕其屋有
繫在獄尉哺之粟顧瞻學宮乃牖乃墉釋其弓刀揖
遜有容復之言曰尉嘗學于濟南李昌道先生故知
愛人之說其父奉使平陽罹地震之禍尉以恩得官

道園集

記表增刻

六十六

故能感憤自樹立也嗟乎尉於縣政無所敢自遂也
而及乎民者如此自昔沛以勇名爲俗今父老獨不
志于一尉之善者又如此且世之豪民任吏以動搖
劫持爲能禪一秩蒲尉何有此乃以終愛聞不亦三
善夫使尉益自勵所至不倦雖古循吏何以過之有
司用材者能_無效於斯乎尉姓李名茂字廷實德州濟
河人初爲濮州觀城尉遷沛縣父老曰張仲昂

小孤山新修一柱峯記

延祐五年某以聖天子之命召吳幼清先生於臨川
七月廿八日舟次彭澤明日登小孤山觀其雄特險
壯浩然興懷想夫豪傑曠逸名勝之士與凡積憂憤
而懷感慨者之登茲山也未有不靡然樂其高明遠
大而無所留滯者矣舊有亭在山半足以納百川於
足下覽萬里於一瞬泰然安坐而受之可以終日石
級盤旋以上蹇結堅纒闢護完固登者忘其險焉蓋
故宋江州守臣厲文翁之所築也距今六十二年而
守者弗虔日就圯毀聚足以涉顛覆是惧至牧羊亭
上蕪穢充斥會不可少徙倚

道園集

記表增刻

六十七

咸在亦爲赧然愧赧然怒奮然將除而治之問守者
則曰非彭澤所治境也乃相與憮然而去明日過安
慶府判李侯維肅某故人也因以告之曰此吾土也
吾爲子新其亭而題曰一柱可乎夫所謂一柱者將
以卓然獨立無所偏倚而震凌衝激八面交至終不
爲之動搖使排天沃日之勢雖極天下之驕悍皆將
靡然委順听命其下而去非茲峰其孰足以當之也

耶新時 矚在吾目中矣子書爲我記之至池陽求通
守周侯南翁爲吾書之以來也李侯真定人仕朝廷
數十年歷爲郎官謂之舊人文雅有高才以道道剛
氣自持頗爲時輩所忌久之起佐郡人感憤其不足
侯不屑也觀其命亭之意亦足以少見其爲人矣且
一亭之微於郡政非有大損益也到郡未旬日一知
其當爲郎以爲已任推而知其當爲之大於此者必
能有爲無疑矣

道園集

記裘增刻



康自許歟 誠報章視心人 玄賦 吾 燕人 歎 謝其不
幾十年 平 烈 爲 泗 官 謂 之 舊 人 艾 雖 亦 高 本 以 直 節
守 風 對 南 翁 爲 吾 書 之 以 來 也 李 侯 真 定 人 仕 朝 廷

饒國吳公以其子玄德真人之貴推恩錫爵以老於家乃樂堂以居名之曰天爵以某游於玄德也來求文以記之某謹爲之記曰善夫戴帥初氏之嘗曰方番禺盛時朱紫組印人無寧踪而公處之恬然及今驅馳之事盡息而公恬然如昨日也論其立志槩可見矣况又使其子爲道家會不以淡泊爲慮聽其初寧有一毫富貴之心哉及其老也乃能即家建國與其夫人偕老而康寧偕福之盛當世幾無與比然則道園集

記裝增刻

六十九

公之所致夸一時榮一鄉有餘矣而方各堂以天爵自見則公之所以致此者其必有所不知而天獨知之者夫方今天下之盛仕者以千萬計挈挈然維取楚務且莫不足於心不能一日寧其身如公之藹一者亦獨何心哉且人之材相去豈遽遐邈也夫莫之爲而爲者莫之致而至者智未必盡不足以及之也然而畧不能以自信者升天爵之堂而觀吳公之德其所勸不旣多已乎雖然玄德以清靜爲宗而能奉其親以榮耀天子之賜也亦天所以成其孝也公非

有才力時也居有貴富而不辟天也亦教忠之效也
無營也而至貴者至焉無欲也而至樂者存焉然則
則惟公之所自居者為天爵乎千乘之國者願之壽
何莫非天者荷歟盛矣



道園集

記

七

詩莫我天香祿煉盛矣

恨亦及之祖自承承益天爵乎千乘之國者願之壽
何莫非天者荷歟盛矣

新昌州重修儒學宣聖廟記

新昌州之士居京師者曰前百丈縣尹張頌夫以其州人諸生之書來告曰吾州瑞之屬邑也建學自宋慶曆始縣令以時葺之其名因事而見者罕麟陳才會淵子也有石刻記焉故諫官謝諤之文也江南內附之初隣境寇起遂以湮廢至元三十年瑞州守臣始命縣尉蘇澤作新學建大成殿殿有廡中象天子而奉之配享從祀者位設如常制殿之門爲重屋講誦之堂曰仰高堂祠鄉先賢於別室自漢梅南昌福

道剛集

記表增刻

七

以下凡二十餘人某年縣陞爲州廟學如故秦定乙丑甫守夏侯庸孫以詔書增設從祀九儒象龔廟前池架梁以達于外門至順辛未今守趙侯居仁始來謁廟學顧瞻屋宇庠陋歎曰吾州亦子男之邦矣歲時有事於夫子尊俎邊豆有序鐘磬琴瑟在列而周旋升降揖拜跪起殆不容接武于戶庭之間則何以奉揚文治以淑吾邦人乎眠諸學廩歲爲粟千石曰是澗可以有爲也乃節冗費寃宿弊以圖新之

旁近民間地以廣其宮而後銜縮端直凡八十丈

屋之高廣視世各加五尺增兩廡各十一間又崇大
其列戟之門階城唐甃廉續高固一與殿稱而規制
與瑞州之學侔矣取材賦役皆有其方凡民與儒家
者無所勞費以三年五月告成謂邦侯之功不可忘
而歲月不可無紀也子之先君叅政雍公嘗分教於
瑞州新昌之士固常承乎下風矣不遠數千里願子
有述焉而頌夫又曰昔吾州之士彬彬然以文學進
用至于鄉大夫者代有人焉聖元以進士取人才于
天下凡六科矣而吾州之廟學始大以新繼自今吾
道洞集

記表增刻

七十三

鄉之父兄昆弟來至於斯也瞻夫子之德容面有所
觀感依夫子之廣居以安其息游德義之士其自此
興乎某乃爲之言曰古之學者于其先師有釋奠釋
采之禮焉非廟之謂也每代之制夫子南面以其門
人配而廟食于學宮我國家因而推用之日以盛大
賢守命有意於民事者必先用力于廟學謂之知本
夫廟無與于學也然而道統之博在是矣學於此者
誦其詩讀其書習禮明樂於其間誠其道也不敢不
統焉以盡其力非其道也不敢襍然以妄用其心聖

賢去之千載求諸彷彿之形容以端其所嚮導焉所
繫不已重乎且異時先儒之爲學校言者每病進取
之文害道必欲撤而改之使得以反求爲己之實憂
世之意深矣聖元混一區宇且五十餘年而進士之
議始行當是時固以先儒之憂爲憂而爲之制曰詢
孝弟於所居之鄉以觀其行之力改學問于所治之
經以見其道之正求才華於適用之文察舉措于論
事之要求之之術亦既詳且精矣果得如斯人而用
之則天下寧有乏材之嘆乎然而或盡其事而不備

道園集

記表智刻

七十三

於有司或褒然充貢而不盡如其誠得失之故非直
其人之所遭然也文運世道蓋於此可驗焉故某恨
夫學者無以自致於道履夫之所望于其鄉人士者
蓋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乎新昌文物之邦也父師少
師其必以內聖外王之說而教其人焉某固不敢以
一言槩之也趙侯字仲義毫社人起身江西幕府連
治縣有聲今以奉訓大夫知新州事多善政督工者
學正蕭煥訓導劉天村直學張志道胡謙

蓋山書院者弋陽張君鄉弼之所作也鄉弼字希契故宋時由太學登咸淳戊辰進士第除福州司戶辟克教授用舉者員足改官仕至興化卒而宋亡歸弋陽隱居不仕門生弟子從受業者甚衆郡邑方內附學校多廢僉提刑按察司王公某強起之至縣學以爲師縣人士翕然來從之乃新作縣學江東宣慰使王公某又迎至郡學以爲師以教一郡六邑之人又作郡學于是有列薦之於朝者非其志也卽攝衣而

道園集

記表增刻

七五

歸至元十七年其門人楊應桂申益章以來學者之衆無所息游也規爲學舍以處之得地於縣之水南士人徐氏舊宅廣袤幾八里中爲宮焉有廟堂以祀夫子兩廡翼焉有明倫堂以講學有祠以奉其鄉先生其左右齋曰稽古學易約史興詩立禮成樂祭器有藏庖滷有所前爲大門畧如郡縣學之制明年九月告成名之曰藍山書院其後鄰縣陞爲州直隸行省割水南地以益之獨書院之境仍隸弋陽張君始

藍山長應桂繼之既列爲學宮行省署官來任之矣

至順三年春繁昌縣尹張純仁來言曰昔先大父之始爲此也買田以繼師弟子之食與鄉人之以田來助者通計若干畝純仁與弟顯忠又以私田若干畝以增其不足皆買諸民田官仍徵其常稅弗除也昔先大父歿學者祠諸講堂之東使顯忠奉之書院之設五十餘年純仁時補葺不敢廢先人之志來官於是者率三年代去經始之故遂將湮沒純仁深惟大父之爲此學也庶幾邑人士之有成立也今純仁始登至治辛酉進士第大父之門人方回孫登泰定

進賢集

記喪增刻

七六

丁卯進士第而純仁之子熙載亦解于鄉則皆遺教餘澤之所出也又何敢忘乎敢請一言歸而刻諸石以圖不朽焉某曰昔者子之大父之在斯堂也何以爲教乎純仁曰蓋嘗聞諸大父之執友矣其誨學者曰聖賢之學載在六經明於日月漢魏以來諸儒或以誠締爲與或以老莊爲高使異端百家之說與六經參錯于天地之間千有餘年自濂洛諸公之出辭而闢之廓如也窮鄉晚進之士或無良師友已未有端識而或驟遇舊說見其汪洋恣睢將無迷秀而陷

溺者乎徧取傳記百十家擇其合於脩己之學而不
墮於清虛治人之方而不雜于術數者輯而錄之名
曰六經精義凡數百卷獨恨未及成書而卒耳某曰
善哉其爲言也某聞之宋之季年有志於爲己之學
者病郡縣學校以科舉進士爲業而時王之制不可
廢也別立精舍以講學焉敦道義而絕功利以私淑
諸人蓋取唯陽白鹿書院之遺制而名之國家初有
江南曾未數年而藍山首有書院脫餘生於鋒鏑之
餘正人心以絃歌之事盛哉養君之用心乎我國家

表章聖經以興文化至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定以
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及其師友之說以爲國是非
斯言也罷而黜之其正乎道統之傳可謂嚴矣然老
師宿儒日以漸盡愚者無所啟發狂妄者得以莫不
根無學之言竊附于往哲之緒餘以誣衆罔俗則自
欺自弃之甚者也不亦悲乎來學於斯者盍亦深求
聖賢之意于遺書以知夫乾坤父母界付之事涵養
乎本原之正審察乎幾微之發擴克善端攻去邪欲
日夜孜孜以勗其不及又求正於有追使不至陷於差

謬必至於聖人而後止庶幾學者之事也請以詭語
同志俾無負作者之意不亦可乎是爲記

道園集

記

卷八



河志野無負作者之意不亦可乎是爲記

河志野無負作者之意不亦可乎是爲記

上更下...

學校講堂之地也古未有廟其釋奠於先聖先師者
非廟也後世始爲廟以祠夫子通乎天下三四百年
之間禮制寢盛我國家郡縣無小大皆得建學尤以
廟爲重焉是以有司修祀與弗敢缺而教無其師師
非其人則或有不暇計者此士大夫因循苟且之通
弊要其識慮初不及此無怪其然也舒城古邑也自
山川高深風氣完密民生其間者有中州質愿之美
道門集

記喪傳列

七十九

而奇巖幽谷往往有昔賢名人遺跡足以風動其人
而其人亦樂道之故其俗爲易化者矣延祐乙卯前
令杜思敬始重建廟而講堂庠陋弗治久而益壞部
使者宋公翼嘗督縣令改作辭以故逮燹理溥化登
蒙古進士第長是邑始出獨見捐已俸以天曆乙巳
之歲度材庀工撤而新之凡爲堂五間規制宏敞始
與廟稱未暮告成則某月也董役者典史周允耆儒

宋揚椿傅熙宋文富蒞工者范應月胡立本皆儒也

至順元年秋燹理君以職事如京師踵門求文以記

之今夫郡縣之吏急於簿書期會有不暇于爲治而况教乎燮理君之爲邑知里學凌於爲學知重講了豈非知本者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本諸天理之固然有不待于強名者人之爲道豈有出於此五者之外者乎然而明之則叙不明之則斃此教之所由興也氣稟之不齊雖萬其殊而夫賢知愚賢不肖之分而已矣斯倫也愚者有所不知不肖者又違而違之故有待于啟迪矯率無疑也乃若賢且知者所謂稟之美者也於其倫之所在亦知求盡其心焉然而不聞聖賢之傳不經師友之辨則不足以知天理之節文精義之攸當則直情徑行必有墮于私意之所爲疑似之迹幾微之差其流弊反有以失其良心之正而貽世俗無窮之害焉此係于教者爲最切故昔學校之教豈是皆以明人倫爲事豈非憂之深而慮之遠者乎嗚呼洒掃應對而敬其事則窮理盡性之學斯在服勤就養而盡其職則窮神知化之妙已存不踰乎居室戶庭之近而天地萬物之與已具不外乎耳目口鼻之用而陰陽鬼神之以已通

人之所以爲人者亦大矣故曰聖人倫之至也不
有以明之孰得而知之哉嗚呼其說已微矣登斯堂
者觀其名而思其實因子之言而求燮理君之志庶
幾有所觀感也夫昔邑之君子有李公麟伯時嘗讀
書龍眠山因以自號故有龍眠書院在縣治東飛霞
亭之北國初東禪寺僧併之而書院廢燮理君得隙
地于清心池亭之上蓋伯時與蘓子瞻黃魯直諸賢
之共游者也乃闢地爲屋以復書院之舊以廣爲學
之處燮理君之于其民也有古人之道哉來者尙克

道圃集

記襄增刻

八十一

繼之於永久

恭膺其命而思其實因子之言而求燮理君之志庶

幾有以明之孰得而知之哉嗚呼其說已微矣登斯堂

人之所以爲人者亦大矣故曰聖人倫之至也不

國家之制自京師會府郡縣皆有學學必有廟廟以奉先聖先師之祭祀學設師弟子員有廩膳之給補葺之費故學有田田多因其舊有缺者有司得以閒田與之俾募人以耕歲收其入然田之蕪治租之有無祭祀廩膳之克歉則係於長吏之善不善用意與不用意而教之力不力係于師師得其人則長吏敬之民庶服之故教行而化興不然彌此其大凡也滕州之學右爲廟七有殿七有廡七有門左爲學七有

講堂東西有齋舍有庖有庫成於至元己丑則滕縣尹陳諶州學正陳渥之所爲也明年諶以如市鄉官地五頃餘爲學田從渥請也大德甲辰滕縣長吏阿不思等又以如市鄉官田五頃與之用學正張中立請也至治壬戌般陽卒德昭爲學正滕守李元重之思所以相德昭治學者取租于田而給之教養奉祠之外戶牖幙帟之飭墜茨丹雘之工聖賢肖像有衣裳之制廟貌有墻宇之嚴煥然一新郡人稱之其間郡吏無良民蒙無忌租入弗至生徒散去德昭有憂

之而未能振洛陽曹侯鐸之來爲州也以學校爲先
務教養爲己任清介自守政如神明田疇見占于涇
冢者始復歸於學而囂訟者搆言於司臬謀有以撓
侯會使者趙公行部至滕得其實歸田如曹侯言因
又以禮教鄉之五頃增之簿正以定其租立石以表
其畔猶懼後之人或失之也又使德昭請于濟寧于
山東憲司于中書禮部以文書下之俾勿敢斂又來
求文刻石以爲記嗚呼滕與鄒魯兄弟之邦也聖賢
之遺化在焉其人固易使也今侯久遠之計將煊諸
契券以待之孰若善其教以正人心美風俗則人知
禮義廉恥亦何忍自欺乎跬步之士而私圭撮之利
乎曹侯儒者也其必有以勸其父兄率其子弟者矣
不然文墨何足以制之哉是歲朝廷命天下廟學以
顏子曾子子思孟子並配孔子西面北上有司或憚
煩多不及奉行而侯于滕學獨更新設象如法其知
本蓋如此來者尙有徵焉

滕州性善書院學田記

天曆庚午五月滕州守洛陽曹侯振父衆前學正李德昭至京師來告曰吾郡有性善書院者大德四年前守尚敏作義塾州治之南其屋四楹覆以瓦其齋舍茅茨而已延師以教郡人之子弟出已俸以率州士得錢五千緡貸諸人取子息以供師弟子之食明年以禮教鄉官地三頃給之延祐元年監察御史任居敬言於朝曰昔滕文公常聞性善之說於孟子宜表義塾曰性善書院朝廷用其言性善書院列于學

通園集

記表增刻

八十四

官置山長以爲之師延祐二年前守鄭某改築于滕之舊治其宮之地凡八畝右廟堂以祠孟子左謁堂翼以兩齋以居業張怙古正繼成之又給以使相鄉戶絕地二頃一十五畝如市鄉一十八畝而鐸之來也于學校之事不敢後旣爲深督其教養修完其宮墻屋室治其器用之未備究子息之亡失地之見侵者悉經理之增給禮教鄉官地

其舊有凡爲

田十頃三十餘畝使滕縣簿明安峇兒山長滕昂會

行田表其畔歲非甚侵亦足以備用矣鐸代者

將去之俱來者無所攷謹伐石載始末請一言而表
之予乃爲之言曰師弟子之講習於是者其亦嘗致
意于性善之說乎息焉處焉亦有存其初者乎念慮
之興斟酌之頃亦有以察其幾而致其辨者乎有能
一日用其力於此庶幾賢太守之所以望於邵人者
乎蓋古之人其幼無不學者及其長也受田而耕而
俊秀者入於學以學乎脩己治人之道畊者食人而
不以爲勞學者食于人不以爲泰誠以學者有益于
人之國家也學非其學而欲安坐以食則又何貴於
人乎吾聞之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
也使勝之人以侯之故而知學道爲亦何待區區執
信於咫尺之石哉勝昔爲國今爲州今之守昔之侯
也孟子之說布在方策傳之于載有民人社稷者孰
不得而誦之視其所聞有多于文公遠矣慨想文公
之爲政斯也孰肯爲汙暴之慢者乎繼曹侯而來者
善擇師推明孟氏之說以教其人於久遠之道無大
于此者

國初運外郡之粟以實京師數日以廣大江以南河
海而至者歲以數百萬石計公府之儲待官府之廩
稍宿衛之其億至以及京城游食之民其用至夥而
所係甚重者也舟車之輸載士卒之任負數經轉輸
而至于京師者則有京畿都漕運使以總之所領倉
凡三十二一倉之官或五人或四人三人槩僅百員
役于倉而食祿於官者又若干人自流選而來爲是
官者出納之事稍弗加謹折閱陷失有傾家辱身而

道園集

記襄增制

五十六

不足以補之者毋故朝廷常優之始授則增其秩終
更則減其資蓋念其重難也然而使之無失爾得善
去者則槩係于司漕者之得人矣至順二年秋千斯
倉使汪壘等來言于京師求文以頌運使扎撒公程
公日新與今運使劉公子善之德其言曰扎撒公之
爲使也出令曰凡倉之守吏日守其局以謹出納非
運司必有徵召之事毋敢主是司又曰凡運司之胥
史皂隸不得輒至倉所其負米于槩而入倉也關防
有法役夫無所容弊故其米皆完好而不雜其出納

也務爲均平收支之數有所勘會止從本司揭帖圖帳申報無煩文也蓋倉庾之所患者收支已不得其精鑿其支也又疲于供應而宅隸百色之需挾上官而來予者紛然終日則不得不竊贏餘以應需求日久月深忽焉而其耗多矣今運官絕公吏之擾簡奔走之勞善出納之法列官於是者始得以效其奉公之實而無曠官之罪焉扎撒公斷以定見程公善相之劉公善繼之此其等^微百人所以感激不忘願刻石紀事且以垂其法于後使來者之永克有濟也噫

道園集

記裘增刻

八十七

朝廷之法詳且盡矣其有不至者則奉行者之過也今京畿漕運之事而三公克拯其弊摛數事耳而倉庾之受賜已如此其經營之密調度之大屬吏有不得盡知者尙多矣乎夫萬仞之隄或潰于螻蟻千石之水或涸於漏卮諸公之政乃得禁皂吏之侵漁此所謂所治小者而所益大者也爲政者尙鑒此而慎之乎

可庭記

天地之覆燾無限量也日月之昭臨亦無限量也人心之妙其廣大光明蓋亦如之局於耳目之所接限於識慮之所及果能盡其心之體用者乎方外之學雖設教不同而其所致力者亦唯心而已矣凡其比大於天地比明於日月豈無廓然于胷中者乎顧嘗觀月于庭有取一方之可則賦詩永言又有歎然退求自足而無所待于外之意是以君子有取焉若所謂可庭者是也羽衣之士有劉其姓而以學仙自名

道園集

記表增刻

八十八

者西游崑崙之圃北望大荒之野涉黃河之流而尋瑤池之津其遊遠矣予意其廣漠之爲樂而無闔域齧籬之間也而來爲其里人龍璧求可庭之說焉其言曰璧之大父無心翁好詡博雅故宋在臨安時年九十餘鬚眉謖謖然游其都會而不知倦也及我國家混一宇內其父之北遊也蓋至京師北極和寧之境以觀乎興王之勝地以交于國人大族之豪傑志甚壯也今璧也退焉閭里之近擇高山流水之美宅以奉其親有兄弟娣族之好師友講誦之樂昭其

而父遠遊之思而盎然自足於戶庭之間則謂之可
庭也不亦宜乎予曰善哉學仙之言也君子之爲道
歛之不盈一握舒之則彌六合求諸其心反諸其身
行諸其家果有得焉則推而致之何遠不至也年富
而能學果知此道矣何可量哉



道園集

記

八

竹韻其家果有得焉則推而致之何遠不至也年富
而能學果知此道矣何可量哉
應之不盈一握舒之則彌六合求諸其心反諸其身
行諸其家果有得焉則推而致之何遠不至也年富
而能學果知此道矣何可量哉

郭君彥達有亭曰悠然取陶淵明南山東籬詩語
予愛其引與高遠欣然爲題顧客有咲於座曰昔柴
桑翁生不逢時自放於草野之間托此言以自見其
無所事乎當世者也今彥達以聖天子潛邸文學之
舊以其習于朝儀也率其屬以佐其長執事就列嚴
恪齊整其得爲悠然乎予告之曰何傷也亦各見其
志云耳心累于物則窘我室廬使適寬閑而就
逸猶若皇皇何心之中局虛明應物無迹則墜紳
芴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外無矜容內無漁
志則亦何害其爲悠然也古之君子嘗以陶先生上
配孔明論者以爲至當信之不疑非知言而能若是
乎試以孔明論之方其龍臥草廬三顧之車未至其
悠然固與采菊者無異也及其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軍務誠勞矣然入陣之方嚴襟
併之整暇羽扇指孺子從容而山川形勝盡在風雲
之變化子謂此時孔明悠然乎不悠然乎客曰淵

道園集

記袁增刻

九十一

明之悠然衆所共聞孔明之悠然誠未之聞也然則

彦達上荷主知雖進用顯要有不是悠然者乎容請
書其說與彦達爲亭記

知也若夫...

極其所...

道園集

記表增刻

九十一



書其說與彦達爲亭記

之...

...

...

琅然亭記

夫子之言樂曰翕如純如嘒如繹如而一成之始終可知也若夫因其哀樂淫放之情以爲急厲緩靡之節極其所縱而莫能自返風俗之變而氣運隨之所係至重也凡不中律度而遠於中和君子蓋深憂之而知察于斯者鮮矣古樂之存於今恒見御於君子者惟琴爲然而亦未易知也崔君元方有得于是器也常作亭以從事焉取醉翁操首章之辭名之曰琅然予有以知其有得也明矣夫音之所以和者以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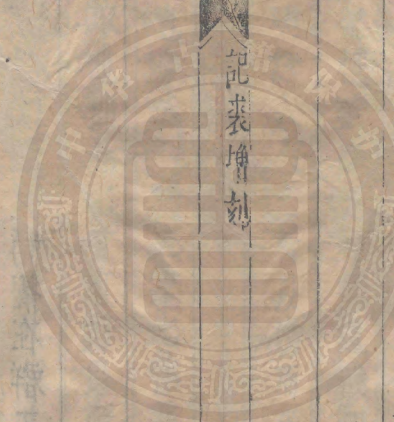
無相奪倫也今夫一韻之中七律在焉固不得越此而他有所取也卽此七者有進退疏近之節以盡抑揚長短之變則有之矣誠不可依希于近似假借以乖違也譬諸用兵然百萬之衆勇怯強弱之不侔而管倍徙不可一也善將者使之步則步伐則伐止則止齊則齊而不敢少違者以其分數較著號令嚴明伎藝畢給而行陳輯睦之故也夫如是雖使之赴湯

蹈火可也此常勝之家者也驕不可制懦不可作尙足以成軍乎吾是知爲音而能琅然則無函胡唯阿

之諺整然法度之為與能軍者無異也不亦善乎於
是而思古人將有觀乎大舜文王仲尼之遺一琅然
也有感于放臣出子之志亦一琅然也有托于高山
流水之趣亦一琅然也淡乎冲和而不至乎寂寥鬱
乎憂思而不墮乎婁斷發揚蹈厲而無所陵犯委曲
條暢而無所流佚非琅然而能若是乎予是以善其
名亭也元方以文雅見稱擢在群玉之府時稱妙選
云

記表增刻

九十三



流水之趣亦一琅然也
淡乎冲和而不至乎寂寥鬱
乎憂思而不墮乎婁斷發揚
蹈厲而無所陵犯委曲條暢
而無所流佚非琅然而能若
是乎予是以善其名亭也元
方以文雅見稱擢在群玉之
府時稱妙選云

之諺整然法度之為與能軍者無異也不亦善乎於

悅生堂記

夫天地之間人與萬物所以禪續息復於無窮者
之理爲之也是故人之生也飲食男女衣服宮室皆
財之爲皆生生之具焉而愚不肖者不知察也於是
極其思慮之所可及肆其智力之所得爲內戕其心
外伐其形凡所以養生者皆足以害其生而風寒燥
濕之感水火虎兇兵凶之遇不與焉若是者逐逐乎
相隨未有紀極其卒也可勝道哉四明道士項君子
虛能以醫藥診六人之所以傷而保其所以全用能

記表增刻

九十四

發其呻吟呼號悉嘆之聲以爲忻愉舞蹈順適之意
日有稱而歲有徵也故君子名其堂曰悅生云嗚呼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嬰少壯老其時也強弱盛衰其
氣也誠能順時徇氣損有餘益不足以自致于無過
不及是謂能奉天之所與以盡其分定而無悔焉誠
哉其可悅也然則老子以身爲患莊周以生爲勞者
其殆憤激之辭也夫雖然子虛學於老莊者也吾聞
善養生者咀嚙太和不在乎穀肉菜菓也品配陰陽
凡象乎夫嬾男女也勤劓之固舍廬之安金玉之保

蘊襲之厚又昔有所喻焉一不得以物命之也此豈
非悅生之大本乎哉安而久焉有不止於悅者暇日
更僕論之可也又嘗從故承者吳道輔公于昂

年間兩得其所書晉人魏原者規禱時之公感其有



記

九十五

故其可悅也然則老子以身為恙莊周以生為勞者

更難論之可也夫雖然子虛學於老莊者也

張鈔全之大本平始表而大器前示其然也春題日

蘇漢之戰又皆亦迅劍舞一不勝及終命之故也

思蘭亭記

建安陳君若虛爲予言其居之勝也山泉林竹庶幾
山陰之幽情焉又常從故承旨吳興趙公子昂游廿
年間兩得其所書晉人禊序者規騷貯之公感其意
題之曰思蘭而亭實未成也泰定乙丑亭始成而公
去世久矣俛仰陳迹誠有足悲者乃置序與題於亭
上以與同志者玩焉且曰卽吾亭而望焉考亭雲谷
吾朱子之幾寫猶儼然也師友之相從則又有西山
廬峰之屬近在跬步則吾之所謂思蘭者有不徒在

記表增刻

九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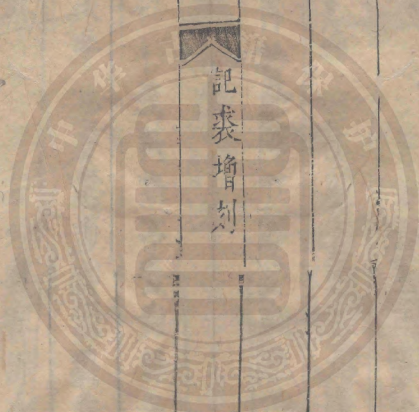
於觴詠者予曰樂哉斯亭吾安得身往游之哉昔者
曾皙之侍夫子也舍瑟而作慨然有浴沂詠歸之思
焉蓋直言其志云耳豈必身在沂水之濱舞雩之下
乎今朱子之教衣被四海廣矣大矣誦其詩讀其書
想象其德容之盛如將見之以致其企及而從之者
必有其人已乎又孰知居之近也地之勝也有若陳
氏之亭可以係其思之親切者乎仰其蒼然之崇高
而有以見其卓然之在前俯其淵然之深長而有以
見其往禪來續之無窮也則其得于觀感者聲音爰

貌云乎哉言語文字云乎哉古之善爲詩者嘗托物
以起興而後得以推致其法情而極夫詠歌舞蹈之
盛若思蘭之亭者其和異乎修短之感玩物之爲乎
凡槩啓于予衷者如此弁以爲識陳君將典教閩郡
試與其父兄子弟道之庶乎其有以相發也

道門

記裘增刻

九十七



婦與其父兄子弟道之

凡槩啓于予衷者如此弁以爲識陳君將典教閩郡
試與其父兄子弟道之庶乎其有以相發也

錄云乎哉言語文字云乎哉古之善爲詩者嘗托物

禮之慈利州西百五十里有山曰天門盤結奇秀其
峰十有六皆可以物象擬而名之蓋勝地也蜀人有
田公著者自其先世來居之數傳矣至元乙亥王某
兄弟亦蜀人也避地至焉開門授徒以自給公著之
父率其子弟往受教久之樂聞其說請結屋以容師
弟子與其鄉人共有聞焉王氏善之而未敢自遂也
大德癸卯志和收作州學更爲大成殿正配神位及
十哲象而舊象無所了當王其謂公著曰子欲成父

道園集

記表增刻

九十八

之志此非其幾乎乃請於官欲築宮以奉舊象而祠
之部使者深憐之既得請公著乃度形勢視土物庀
工擇材陶冶竝作踰年而禮殿講堂門廡庖庫之屬
俱就益市經書具祭器買田二百畝以爲食儼然學
宮之體備焉提學官以聞於朝名之曰天門書院王
氏田氏與其鄉之士民舍采于先聖先師以落成後
五年其州前判官周某官求師來爲之請記焉呼
天下之各山川美矣大抵爲浮屠老氏之宮既竭吾
民之膏血以奉之而心術又壞于其孰千數百年以

來習熟見聞以爲當然而莫之悟也孰謂末門之勝
獨以僻左之故闕其神氣於千古以教聖人之宮豈
偶然哉噫今之所謂學者有周程張朱諸君子之所
發明聖人之蘊無所不見聖人之微無所不著奎轍
之正大門戶之端深固已盡開而邪說之多岐則未
精擊排抉而無餘矣况自國都至于郡縣無小大遠
近具有學官則所以傳夫學者可不謂既脩已乎然
爾或徒慕其說以自標置或講其義以務文華其反
實切已至于深得而不遺者蓋鮮能焉此其故何也

道園集

記義增刻

九十九

城闕之近習在斯務使其所見聞知識者一皆物欲
之所爲已宜乎所以自致之學不足以勝夫居之所
學也然則安知如是之人聲色不足於耳目利欲不
入乎心胸其質之渾樸固不至於去道之遠而稟氣
之堅悍或反足以養其有爲則天門之士豈無窮者
哉且夫山川之秀美久鬱而始變發而鍾爲人物者
必有可觀而無幾矣其要在太守部使者慎爲之得
師以養蒙造端又省其力役使得資於進業而周君
且去官數年猶自執贄來見求書院之記以遺其人

焉其知好善盡如此安得不爲脩書之

正統四年七月中山王公結白集後直學士

德明年穢淡沿開守居無事乃按傳記而

與公徵鉅鹿人末文貞公環汝河人今二

與二公皆郡人守其土祀其先賢禮也于

吾東南考求寫前不記之盜宥二公儀測

而大衆果燕某其具期助可徵雀某學

共役其

此圖集

記表繪刻



之所謂已

其甚於則安知

乎心由其

之聖得或反足以

此止夫山川之

大有可觀而無

以發蒙

其朕被

其朕被

至大四年七月中山王公結自集賢直學士出守順
德明年郡以治聞守居無事乃按傳記而嘆曰魏文
貞公徵鉅鹿人宋文貞公璟汝河人今二邑隸順德
則二公皆郡人守其土祀其先賢禮也于是作宮學
宮東南考求當時衣冠之盛肖二公儀刑而合祠焉
郡人梁某蘊某各以其勳功司獄雀某學正楊某董
其役以延祐元年二月告成泰定元年天子始開經
筵王公在集賢侍讀以經從幸上都某與在行間以

道園集

記表增刻

一百一

祠事詔某將篆諸石以識某曰治民者常示之以好
惡鄉背之正則民志一而事有所據特教之疏節耳
而世猶迂之甚矣其不知本也天下之患常出于異
懦無恥異懦者苟且無恥者無忌憚苟且而無忌憚
人心殆不可收而至於無所不至君子蓋深憂之若
一公者誠足以表礪振起于斯人哉唐有天下二百
餘歲莫洽於貞觀莫盛於開元之初一時名臣衆多
近代蓋莫之及然而尙論剛正能諫諍有古大臣之
風者則未有踰於二公者也夫二公之鄉非有百里

之遠也二公之相非有異世之隔也邦人誦其事而
知其德豈一朝一夕之積而合祠之禮曠久未舉固
亦有待也耶昔者仁宗皇帝在御慨然憫習俗之弊
於文法頽壞淪靡而莫之拔乃出獨斷以圖治凡所
簡拔常出不次一時作新之志貞觀開元不足爲也
邇使二公出乎其間則氣類之合風節所厲庶幾少
答聖明之萬一乎始王公愛知仁宗于東宮及踐大
統而已在外服其祠二公也特因其職分之所得爲
而已邇者論經之餘亦嘗竊取二公言事而陳之辭
之所達萬不及一徒想見其遺風餘烈之不可復作
南瞻祠宇悠然有千載之嘆焉噫豈吾二人之私也
哉故作享神之詩曰侃侃正辭高風相至恭敬不忘
有介其鄉於昭顧懷庶其在此俾後民克享世有君

道園集

記表增刻

二

丁

至治三年五月日平江守臣普於江浙行中書省曰
吳郡城內外皆鑿溝澮納大湖之水以容行舟逾絕
爲梁經緯聯屬其高庫脩縮視水大小與人事緩急
獨虹橋在郡闔門西跨官河通驛道爲咽喉要處水
至橋下匯爲回淵最深廣隨折而東行勢用剽悍橋
舊樁以木而加斃焉歲久腐撓及今夏大霖雨遂壞
水陸竝阻民吏憂駭即日召吳縣長吏計會脩治吏
曰役大惧不卽成請草具以木濟而徐圖之郡人鄧
文貴詣官言架木非經久計改作將因循請出家財
成之可無煩官也問其故家業世矣世矣云

道園集

記表增刻

一百三

食不取有所過積日久而食功多幸有營今度是以畜子孫終其

身請悉以從事問所欲曰心誠願焉無所冀也按文
貴家無田入化遷之利郡縣甲乙實算在中產最下
徒以知足能散無所爲之心佐郡縣徇民之急不亦
善乎請聽文貴所爲省府下其書曰此有司之責而
文貴發私財甚善其亟從勉成之文貴既受命乃引
甄忠信義者與其事以八月乙丑召工圖畫計日度

財盡撤其舊而新之求土木鐵石必良售物予直必
于無畱券擇匠必精既稍必足其志役者受傭如歸
作息有度勤而弗病絕水下石款密鍵固叅起拱合
理縱無間圜空漏水象月引重過之堅踰實地蓋長
若干廣若干而又帖石隄岸容挽遡者若干尺泰定
元年十月成凡用中統鈔拾伍萬貫于是前侍御史
曹南瑪忝翼與各鄉大夫既老而寓於吳者十數公
咸善之而王公都中新領海南七憲節未上乃使來
告曰今日之制自一錢以上郡縣毋得擅用府庫茲

道園集

記喪增刻

一百四

橋以民家觀爲之猶瀆十餘萬未已踰年乃成鄉使
文書上下反復較論詎得出經費若是數就令從之
非一日而決詎能成于期月耶用不足必且泛賦吏
以緣奸利能無侵牟格利乎利盡而求速能久堅若
是乎是誠可書以示來者請刻文記之或曰以一民
採有司之美可乎噫文貴蓋有所受命矣且夫鄭商
犒牛敵謀遘沮卜式輸財漢用不匱度時酌宜未可
廢也必律之以古昔其常制產已乎不然世之兼併

者或盡民力至骨髓不屢坐視其死亡而莫之恤者

有之矣服御擬王侯嗜啖制官府唯其所欲爲而
 莫之禁更于斯舉不足乎是則可書也文貴有子業
 進士予曩過吳嘗從學者來見予故知其人且吳人
 殷盛四方所莫及其什伯倍徙于鄧者甚衆其輕財
 尚義肯卹鄉里拯災患者常多有之故爲脩載而不
 辭庶幾相勸之道也時之守令僚吏各氏請列諸碑
 陰



東園集

記表增刻

一百五

籍烈樂賦憐之歎也報之守令懲吏各又補版籍
 尚美官恤賑里林災患昔常矣自之勉爲命簿而
 刻益國式祖莫又其什伯倍徙于鄧者甚衆其輕財
 進士予曩過吳嘗從學者來見予故知其人且吳人
 殷盛更于斯舉不足乎是則可書也文貴有子業
 進士予曩過吳嘗從學者來見予故知其人且吳人
 殷盛更于斯舉不足乎是則可書也文貴有子業

予始識臨江杜伯原甫於京師也見其博識多聞心
愛重之間從之游問焉沛乎其應之無窮也而其天
文地理律曆卜祝神仙浮屠之說往往得諸世外之
士至於因人情時物之變論議政治之術可指諸掌
時大臣有得其才而薦用之者薦上未命而大臣者
率事報聞原甫渙如壹不介意方就客舍取詩書易
春秋悉去其傳註而繕書之慨然有直求聖賢之遺

道園集

記後增刻

一百六

資之益得肆志於所願學而予不及從之矣延祐庚
申余居憂在臨川原甫使人來告曰我著書以求皇
極經世之旨子其來共講焉且曰我以思學名齋居
舊矣子爲我記之明年予免喪會葬吳中將渡浙險
嶠以成其約會有召命不衆又四年景仁來京師每
以思學之記爲說予曰原甫高邁絕俗又能間居山
林無世事之奪其所就殆必過人遠矣予何足以言
余苟言之人之所知耳所不知固不可言也他日授

說于原甫而執筆焉未晚也景仁曰不可必有以復

於原甫者乃試誦所聞焉古之所謂學者無他學也
心學而已耳心之本體蓋足以同天地之量而致用
之功又足以繼成天地之不能者焉舍憂弗學而外
求焉則亦非聖賢之學矣然而其要也不出於仁義
禮智之固有其見諸物雖極萬變亦未有出乎父子
夫婦君臣長幼明之外者也故曰聖人者人倫之至
而已聖人至而我未至故必學焉求其所以至則必
思焉且何以知聖人哉於其言行而已矣言其言也
行其行也然而反諸心而有未盡行諸已而有所弗得

是以有思固非茫然無所主而妄馳者也彼其由之
而弗知察遠之而不覺及憧憧往求于客氣之感何
其多哉乃有爲之說者反欲絕去倫理措心如牆壁
以待夫忽然之悟於一觸之覺不亦殆乎今求諸此
而不得者乃欲從事于彼以庶幾萬一焉反以絕學
自勝果爲善思者乎噫學固原于思而善思者必有
所受矣今夫有事于思者如火之始然而烟鬱之泉
之始達而泥汨之草木始生土石必軋之殆其發也

蓋亦艱矣故非高明之資未易遽徹也而况思非其

道者乎然而嘗聞之明唐所照者非若攷索之所至
夫至於明唐則無所事乎思矣無思者幾乎聖人矣
其始乃在于完養而極派焉時至而化有非在我者
豈不盛哉請以是煩諸原甫或有取焉則因以爲記

道圖集

記表增刻

二頁



豈不盛哉請以是煩諸原甫或有取焉則因以爲記
夫至於明唐則無所事乎思矣無思者幾乎聖人矣
其始乃在于完養而極派焉時至而化有非在我者
豈不盛哉請以是煩諸原甫或有取焉則因以爲記

道圖集

莆陽林泉生清原既登至順庚午進士第郎僉前進士昭武黃清老子肅來求文以記其家所謂書隱堂者曰其父錄判君將致仕而佚老於此云始予待罪歟廬得讀泉生所進卷而次第之以聞故雖老病誠願與賢俊爲文字之歡願未有說以復於二子是以文久未克就聞七月得官且歸求之益力予其能已於言乎君子生乎世也不出則處不隱則顯行斯二者則有其道矣時隱則隱時顯則顯各以著之當隱

道園集

記表增刻

一百九

則隱當顯則顯義以裁之固不卑隱而尙顯亦豈以隱爲高而顯爲非哉今林氏父子老者既仕而歸壯者方出而仕何猶自託于隱之云乎昔之記宮室者不有基構工事之勞則必有制作表異之故今斯堂也尊者治賓祭之禮幼者脩奉養之職皆人道之堂也常則何以言之哉雖然隱以善言則或得以爲之說矣蓋隱有潛心之義焉匪直藏其身之謂也世有

後之爲士者托文辭以自售其於聖賢語言之微心

學之懿其得之或寡矣况乎持不足之資既出而仕

則睚眦以合世好壅斷以足已欲豈復有一息之暇
回顧其所得之自乎而林氏父子仕而不忘隱妻而
不忘書父子兄弟之間所以相激勵儆戒者豈常人
之見也哉予于是知林氏之賢而因以知閩士之多
賢也余嘗懷思龜山楊夫子親承伊洛之傳至于延
平德業盛大上配作者即其地里之近風化之深天
下其孰能先之海嶠寂寞之濱豈無適世長往之士
聞予言而一概者乎清原苟知其人尚以告予余將
順下風而求見焉是爲記

蒲園集

記表增刻

一百十

聞予言而一概者乎清原苟知其人尚以告予余將

順下風而求見焉是爲記

聞予言而一概者乎清原苟知其人尚以告予余將

順下風而求見焉是爲記

聞予言而一概者乎清原苟知其人尚以告予余將

順下風而求見焉是爲記

聞予言而一概者乎清原苟知其人尚以告予余將

亦嘗觀於射手正鵠者射者之所志也于是良汝弓
直汝矢養爾氣畜汝力正汝身守汝法而臨之挽必
圓視必審發必決求中乎正鵠而已矣正鵠之不立
則無專一之趣鄉雖有善器強力茫茫然將安所施
哉况乎弛焉以嬉嫚焉以發初無定的亦不期於必
中者其君子絕之不與爲偶以其無志也善爲學者
苟知此說其亦可以少警矣乎夫學者之欲至於聖
賢猶射者之求正中乎正鵠也不以聖賢爲準的而
學者是不立正鵠而射者也志無定向則汎濫茫茫
無所底止其不爲妄人者幾希此立志之最先者也
既有定向則求所以志之之道焉尤非有志者不能
也是故從師取友讀書窮理皆求至之事也于是平
居無事之時此志未嘗慢也應事接物之際此志未
嘗亂也安逸順適志不爲喪憂戚患難志不爲懼必
求遠吾之欲至而後已此立志始終不可渝者也况
故志苟立矣雖至于聖人可也昔人有言曰有志者
事竟成又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此之謂也志苟不

古君子取友之道取之一鄉取之天下又取之尙古
之人苟得友焉初不以天下爲廣一鄉爲狹尙古爲
達於今爲近也槩千載而得一友焉安知其不出于
一時也槩天下而得一友焉安知其不出於一鄉也
然而不可以必得也則假諸物以見意焉此吾太常
宋公雲舉所以命松爲友也夫所謂友求諸同時而
不得也求諸同鄉而不得也曠天下則有之而不
得借也而斯松也千載有之今亦有之天下有之鄉
亦有之友一松而合于載於一日通天下於一鄉善

道園集

記表增刻

七十四

哉宋公之爲志乎昔太常之在翰苑也獨居于玉堂
之署文字之暇賓客散去竟日蕭然遂以無事乃盤
桓于松下而有遐思然曰吾友在是矣此松友之所
始也公友松乎松友公乎公自翰苑拜御史出爲部
使者召拜國子司業選太常屹乎獨立不爲勢利之
所移誦詩讀書日與聖賢相對超舉特出莫逆於心
所謂貫四時而不改充金石而不渝公其松矣予不
敏公以其嘗爲僚也命爲之記然則予亦友于松猶

皇太子受寶頌

臣某等敬睹皇太子受寶於行幄謹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古之所謂能以天下讓者審幾於先事謂之至德既勸而庸異謂之予賢是皆人道之常而未若今日之盛者也我皇太子以人文之資智勇之德當撥亂反正以繼祖宗之統則躬當大難嬰犯霜露而不辭及功成治定既膺歷服之壽則推奉聖兄謙不備戴而不伐剛明之節登於金石而無變素定之誠質詣天地而無疑求仁得仁若處固有樂道忘勞

道園集

頌表增刻

百十三

所然無爲此寶帝王之所難能古昔之所未有而卓然特見于前後千萬世之內者也臣嘗讀周易而觀於乾龍之象自潛至躍時升位異九五天飛中正極矣益進而上庸知退乎而仲尼之讚上九曰惟聖人知進退之正言非聖人不能及此噫仲尼發此義於千五百年之前而昉見其事於聖代宗社生靈萬世無疆之福也於戲盛哉臣等幸以文學得脩延閣之顧問親逢盛禮爰敢作頌以獻頌曰於穆皇儲文武聖明於赫大帝受命輯成天運日行既明既健神交

意乎會是脩遠帝載龍旂共行遐遲萬民侯來皇儲
有思載思載瞻于廬于旅式幻在原莫敢寧處風雨
孔時道無游塵蕭蕭轡車通宵及晨帝曰勞止毋趣
行邁會言近止交喜更慨深陽之京世皇所營戎毋
即安次于郊桐垌有豐草雨露既渥差駟于牧絲纓
濯濯皇儲攸止百靈具扶群臣受詔奉寶來趣維時
蘊積能先上燭祖宗之傳景命攸屬寶來自天追琢
有章卿雲隨之五色景若有親有尊有友有愛以承
武皇聖孝斯在古人有言兄弟家邦咨爾臣庶

道園集

頌表增刻

勿忘史臣作頌不昭盛德既壽以昌子孫千億

郊祀慶成頌

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臣忽都魯都兒迷失等言
臣聞天子有天德則克當天心以享天命故其爲禮
必親祀上帝而尊祖以配之所以明乎大寶之位付
受繼承之公至誠而無妄者也粵若至順元年十月
辛酉親祀南郊前一日大駕出次郊所天光低徊陽
煦克達水釋於澤風不鳴條群臣駿奔百靈後先其
在齊宮也端拱無爲致思純一神物表見雲氣發揮
五采郁紛彌綸會際入神之感已兆於斯至乎翌厨

道厨集

頌表增刻

皇

方中星緯環列太和磅礴如時在春降玄水于五渚
明燿火於紫陞奉常告具侍中奏嚴玄裘迺御袍勻
斯舉奠圭升燎上帝臨饗有神光以致祥出景星以
昭德熙事脩成坤乾曠暉乃還次于幄殿將迎曦於
陽谷應龍嘘其重潤若霧絢乎層霄天子又出次而
拜覬焉於是公卿大臣奉觴上壽各陳其說以贊休
嘉天子曰嘻予以天地祖宗之靈克正統緒君臨兆
人凡所以昭事上帝者豈私朕躬哉予惟對越億萬
年而無斁者予何敢不勉於戲聖人之心天之心也

故感應之速如此敢再拜稽首而獻頌曰惟皇建國
辨方正位相其南東吉士立時象圖于穹因高于地
稽古有作以事上帝昔我皇祖受命自天報祭之始
以頂爲虔土宇闡章彌文日宣作樂告成式禮弗愆
赫赫世祖百度咸秩成廟繼志與此郊域於皇武考
敬恭翼翼升配太祖貽我憲則禮已始興命彼儒臣
酌今之宜攷古于文玉帛犧登越席陶尊將命實來
則有司存人習見聞曰茲既脩惟我天子聰明睿智

道園集

頌表增刻

五

于今三年雨暘若時稼穡廡蕃孰爲貳携神燄共好
孰爲不庭服于鄧于衆賢在廷夙夜濟濟久而陳規
出則將美覲各以實摠綱於紀一人以寧萬國成理
升中于郊實惟其時載于載誦曰惟辛宜載祓載齊
我將親祀無敢弗其在爾有司大臣巖巖小臣問問
執衛桓桓執禮循循黎民芸芸衆神殷殷載嗟載咨
載悅載欣惟明天子與天爲一不饗亦臨不顯亦式
矧茲來郊衣冕佩爲躬酌躬薦上帝用格明星景光
卿雲麗天望之若遙顧衣于壇當寒而墮陟降舒安

行禮孔彰天豈不言皇皇丕基明明聖君億萬斯年
盛德目親以對於天以保於民稽首作頌播之韶均

振振奚適是時子惟志是尚為國為民任不
職有聲分匪功妄其志伊何進退是哉

道園集

頌表增刻

百七



德術極桓執事循黎民芸芸

載悅載欣惟期子與天為

滋辦自謙以懋于天以

下匪匪遵天道不言皇皇

劉氏求志齋銘

作事之始志必先立如游有方若射置的苟不素定
俛俛奚適是故君子惟志是尚灼知當爲勇往不讓
職有常分匪求外妄其志伊何惟道是義是達是行
求而得矣無顯無隱從事在己信美劉君執書受徒
惟志之求爰衣齋居尙審尙端勿惰勿迂

沈硯銘爲陸友仁作

雲生洮中化完玉膚理纈潤色正綠保而用之吳郡

陸

道園集

續表增刻

吳

益齋銘

人有不足則必求益小人于利君子于德雖同於求
實異其物是故學者當慎所擇奪上弗饜腴下自豐
日極而攻于凶之逢知有未崇道有未隘力致其功
美積乃躬齋居君子去彼取此善不在大道不在細
遷之如風改之如雷勇無晉難尙鑒茲哉

中齋銘

醫者

凡人有生實受厥氣有奇偏或害乃躬聖神是測於
適不及損益虛實斟酌緩急約其反歸藥石則施中

焉而止毅必有匪藝之事成乃墜於術善爾齊居知
中之極

爲潘憲臣作韓氏陶研銘

大陶軒轅范阿泓搏丹合土水火弁噴然凝質幾天
成厚重密澤堅方平發揮文章著光晶磨涅千歲無
毀傾潘甫愛之如奉盈有虞尙陶爰勒名

韓克莊研銘

毓德深泓達材清明磨礪圭角凌潤尤精至溥之澤
韜之英作爲文章以頌治平

道園集

銘裝增刻

百九

潭心銘

馮玉得吳先生所遺詩取詩末潭心字以名齋豫章
揭鼻碩旣爲之銘玉又欲予銘予奚言哉始拾其緒
餘以誦之云耳其辭曰潭有止水環鄉得中名之曰
心天光下容舉體涵空即物顯色日行中天委景如
的因見而指謂中在茲實無限量可儼津涯雖無限
量而有自起歛微散殊周流終始往來有恒應感不
私天施地生莫爲而爲受而生者明通則一請視斯
潭泛應何迹齋居君子鑒而新之敬以事天不其純

王制禮一本民彝祭乎情文匪強僞爲惟均愛
心同理一品節以行至當有則執親之喪哀豈外
國俗則亡朕因獨能之良隨感以見弗學而合

昭厥本善善之所推寧止于斯君子曰嘻我其擴之
於惟克思作聖之爭禽獸是歸弗思爾已汝羹汝
如將見之召辱貽名動必致思翼七新堂孝子所止
以宴以享皆思之地服惟三年喪則終身死而後已

遑園集

銘表增刻

百廿

慎哉爲人薄化還敦詎不由此我銘永思以錫孝子
臨川吳先生畫像贊

業廣而精德周而尊釐析群言以究斯文章甫玄端
誓册左右豈窮君子大錫眉壽

自贊

邈乎千載之下可謂古今一時也取乎五尺之軀而
謂天地一體也廓乎不自知其所知也欲乎未能至
其所至也倪乎若夢非有傷乎其內也泊乎其外無
所待于其外也服今人之服食今人之食聊以顯吾

際也請古人之書領古人之詩思夫古之人不測光
之至也

魯子寧僉院畫像贊

篤信聖賢之要力求經傳之遺屹乎山岳之峙粲乎
日星之垂端居兮憂世之侃侃致用兮儼然而有思
緊豈弟之君子庶人文兮在茲

蘓君真像贊

偉哉蘓君曰子寧父廉有所不取介有所不與赫奕
者有所不趨淡泊者有所不去嚴於操持有有所不爲
詩於思慮有所不語以詩書爲業而不虛不疎以法
令爲師而不深不固此所以用適乎今而行合乎古
畫而介之萬一得其心素矣

西夏相幹公畫像贊

公姓幹氏其先靈武人從夏主遷興州世掌夏國史
公諱道冲字宗聖八歲以尚書中童子舉長通五經
爲番漢教授辯論語註別作解義一十卷曰論語小
義又作周易十筮斷以其國字書之行於國中至今
存焉官至其國之中書宰相而歿夏人嘗尊孔子爲

至聖文宣帝是以畫公像列諸從祀其國郡縣之學
率是行之夏亡郡縣廢于兵廟學盡壞獨其州僅存
其跡興州有帝廟門榜及夏主靈芝歌石刻涼州有
殿及廟至元間公之曾孫雲南廉訪使道明奉詔使
過涼州見殿廡有公從祀遺像欷歔流涕不能去求
工人葺而藏諸家延祐間荆王脩廟學盡撤其舊而
新之廟象亡矣廉訪之孫奎章閣典籤王倫都嘗以
禮記中進士從予成均於閣下又爲僚焉聞來告曰
昔故國崇尚文治先中書與有功焉國中從祀廟學

道園集

贊

百廿二

之像僅存於兵火之餘而泯墜於今日不亦悲夫先
世至元所摹像固無恙也願有迹焉以貽我後之人
乃爲錄其事而述贊曰 西夏之盛禮事孔子極其
尊親以帝廟祀乃有儒臣蚤究典謨通經同文教其
國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顧瞻學宮遺像斯在國廢
久遠人鮮克知壞宮改作不聞 不忘其親在賢
孫子載圖冊青取徵良史

天根子贊

天根子者金華葉審思先生也先生生長富貴家人世之樂畧已足備而自幼求道甚切徧歷諸方年四十餘始克盡屏諸累往來闔越間大山叢林草屋石室蕭然獨居宴坐定息或累數十晝夜人有疾瀕水旱殃怪之厲強起之亦欣然往應如其禱而初無所爲也有西域僧自海上至海上人長老識其爲二三百歲人人扣其道不可得見先生獨喜而告之曰海岸有草與子採之嚙傾立成金黃先生笑而不受他

道圖集

贊表增刻

百廿三

日又曰行五所能壽千百歲不足爲多吾久擇人授之無如子者先生又不受僧嘆曰吾先佛所謂大乘根器者予聞諸蒲田陳衆仲者如此至順二年間有天根子北游醫無間之山訪其友薊子訓之徒余解后見之則先生也予從問天根之說得其言而次第之作天根子贊贊曰 憇乎其乾隕乎其坤氣聲軋摩營霸吐吞孰鼓其橐爲此翁關往禪來續生以不息君子湛默求端於初視聽內收返旋中虛巍七尊高至極之極能生天地以及萬物譬之于龍斂微保

冲綿綿來升體完用克出入百爲私智妄作歸求有
得不矜不作無以喻之命曰天根形銷名亡獨此之
存迺繇金華去之海上神明恬愉玩此無象壻卷之
註枝葉扶踈靈風鬱迴光儀發舒累累重山日出醴
露茂育無方以長終古

橐駝圖贊

皇武肇迹宛宛龍漠其居其康輯乘爲郭有服維駝
備肉載嶢毳旃惟房帷輓輦輻輳軋軋千里載泉于橐
黃頭恙裘引顧却人習見聞聖獨有作深宮穆清
思詔勤約子著厥務伊勞匪樂公劉纘稷于邠式廓
裘儼塔行致祥八百史臣作雅稽古允若

大象圖贊

皇太子監察御史前典寶以鹽臣忽禮台承命裝演
而寶藏之翰林直學士臣集再拜稽首而作贊曰
有倬馴象貢自南域偉革鏤錫路車是服維皇在輿
游日於式任重持安眠方知德燕閑以思寫之幾格
天章龍文臻玆造極嗟爾微勞尚軫宸臆而武臣能
有不察識若稽庖犧受圖布畫遠取不遺以啓神易

形容克配 喜 舊臣用述贊與世作則

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忽魯公畫像贊

蒼然松柏之堅貞 纓乎圭璋之粹美 諱焉在物之止
風淡若秋淵之止水 抱完器而瞻售 建聖明而特起
紉往哲之緒言 貫聲文而同理 造于惟惺之密贊
化于經綸之始致 清華於崇朝長 謂林於倫紀 謙自
牧以立誠 勇有爲 謙史受深知於明王 曰嘉遜之秉
子開延閣而首召 佇嘉言心來 啟剛不吐而柔之茹
滿知是而不知止 蒼龜宗社之先 幾麟鳳治朝之彥

自集

替

目五

祖錫眉壽 乃爲明 犧子畫之 綴履

謝靈運小像贊

刊山水以遺跡 抗浮雲而脫屣 望高妙兮 浦見
春之出水

